

覆宋本莊
子注疏

古逸叢書之八

覆

宋

本

華

子

注

疏

卷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
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
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
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
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
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

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遊
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
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
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
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
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
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而不教故
曰不知義之所適倡狂妄行而蹈其大

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
至仁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
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
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
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
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
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
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

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
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
影猶足曠然有志形自得之懷況探其
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
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
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淡明獨化之窅冥
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
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
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
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襄周之末歎

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物惣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

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
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
不通理旣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
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
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
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
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
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

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

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
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
逍遙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
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
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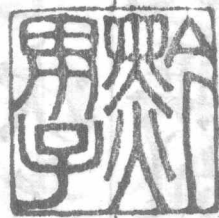
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

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
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
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
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
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
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
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
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旣明權實

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
之既拍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
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
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
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
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
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
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

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
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
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
皆以篇首二字爲題既無別義今不復
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
耽翫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
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
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

一百五十五
跋序
篇輒爲疏解揔三十卷雖復詞情踈拙
亦頗有心跡拍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
記其遺忘耳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一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郭象注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

千里也疏

溟猶海也取其溟漠無涯故爲之溟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

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爲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

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為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溟而已化而為鳥其

名為鵬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

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

疏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岳而捨故揚舟壑以趨新故化魚為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

若垂天之雲**疏**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脩短叵測故下

文云未有知其脩者也鼓怒翅翼奮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皆負青天騫翥翱翔凌

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

冥南冥者天池也

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

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

疏

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鵬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

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為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沈性殊逍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為鳥自北徂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蓋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闇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為道之逕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

曰天池也

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

而上者九萬里

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

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

去以六月息者

也

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地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

也

疏

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律諧之書也誌記也擊打也搏鬪也扶搖旋

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子引以為證明己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溟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繚戾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憩止適足而已豈措情乎哉

野馬也塵埃也生

物之以息相吹也

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

疏

爾雅

去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
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
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
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物參差形性不同
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蜩張決
起之翅槍榆枋而自得斯皆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非
有情於遐迹豈惜意於驕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乎天之蒼蒼其正色

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

是則已矣

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耶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

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
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

疏

仰視圓穹

甚為迢遞碧空高遠筭數無窮蒼蒼茫茫注昧豈天正色
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

人既不辯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自
勝取足適至南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
且夫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无力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

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

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志生之主

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在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疏

且者假借是聊畧之辭夫者開發在語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汚陷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汚堂地之間將草葉爲舟則浮沉靡滯若還用杯爲舟

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

道遙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无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疏此合喻也夫

大舟不可載浮風不崇高大翼無由凌霄漢以小鳥半朝决起槍榆之上大鵬九萬飄風鼓扇其下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

不積則夭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疏培重也夭拚也闕塞也初

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乘風脊一凌霄漢六月方止網羅不逮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

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
逍遙南海不亦宜乎

蜩與鸞鳩笑之曰我

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

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苟足於其性則雖大

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
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疏

蜩蟬也生七八

月紫青色一名蛸螭鸞鳩也即今之班鳩是也
決卒疾之貌捨集也亦突也枋檀木也控投也引也

窮也奚何也之適也蜩鳩聞鵬鳥之宏大資風水以
高飛故嗤彼形大而劬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

不過數仞突榆檀而栖集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
更起逍遙適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途遙九萬

跋涉辛苦南適胡為以小笑大夸
企自息而不逍遙者未之有也
適莽蒼者三

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

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疏

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果然飽貌也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

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春禱糧食為一宿之借適於千里之塗路既迢遙聚積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

食故郭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

之二蟲又何

知

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

自然耳不為也此逍遙之大意

疏

郭注云二蟲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且大鵬搏風九

萬小鳥決起榆枋雖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

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遙之致其在茲乎而
呼鵬為蟲者大戴禮云東方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為
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其長西方毛蟲三
百六十麒麟為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龜為其
長中央裸蟲三百六十聖人為其長通而為語故名鵬為蟲也
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

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
豈跂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

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
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
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
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
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
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
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
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

矣未能無待也

疏

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菌冥靈宰官

榮子皆如年智豈企尚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效也

奚以知其然

也

疏

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智不相及若此之縣解耶假設其問以生後

朝

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疏

此荅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滯雨於糞堆之上熱蒸而生陰濕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大芝生

於朝而死於暮故曰朝菌月終謂之晦月旦謂之朔假令逢陰數日便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

蛄夏蟬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菌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殂斯言齡命短

促故謂之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

卷之三 疏一

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疏

冥靈大椿並木名也葉生爲春以

葉落爲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歲爲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犧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

千歲爲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秋賒求故謂之大年也

而彭

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

極則豪分不可相致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

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疏

彭祖者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養性能調鼎
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
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
聲獨聞於世而世人比匹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
為彭祖稟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敢嗟傷故
知生也有涯豈唯彭祖去已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
椿菌混彭殤各止

湯之問棘也是已

湯之問棘亦云

其分而性命安矣
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

疏

湯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母

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
氏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兌上身長九尺
仕夏為諸侯有聖德諸侯歸之遭桀無道囚於夏臺
後得免乃與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吾之
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既克桀讓天下
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亳後改為商殷開
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去湯之博士列子謂之

夏革革棘聲類盖字之誤也而棘既賢人湯師事之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去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因而任之殷湯請益深有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去是已

窮髮之北有

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末

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疏脩長也地以草爲毛髮北方寒

洹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窮髮所謂不毛之地鯤魚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溟海鯤鵬前文已出如今重顯者正言前引齊諧足爲典實今牽列子再證非虛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

有

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

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

負青天然後圖南

疏

鵬背宏巨狀若嵩華旋風曲矣猶如羊角既而

凌摩蒼昊遏絕雲霄鼓怒放暢圖度南海故禦竅湯問篇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

名之夷堅聞而誌之是也

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

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

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

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

既非跋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

疏

且將也亦語助也斥小澤也鷃雀也

八尺曰仞翱翔猶嬉戲也而鷓雀小鳥縱任斤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嗤九萬之遠適欣數仞之近飛斯蓋辯小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

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

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疏**故是仍前之語夫是生後之詞國是五等

之邦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數功效堪蒞一官自有名譽著聞比周鄉黨自有道德弘博可使南面勸成邦國安育黎元此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足未始不齊視己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

方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未能齊**疏**子者有德之稱

姓榮氏宋人也猶然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遣無故笑宰官之徒滯於爵祿虛淡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

所以不齊前既以小笑大示大者不夸今則以且舉
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者理未之聞也

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

加沮審自得也 疏舉皆也勸勵勉也沮怨喪也榮子率

不增其勸獎率土非毀亦不加其沮喪審自得也 定乎内外之分内我

物 疏榮子知内既非我外亦非物内外雙遣 辯物我兩忘故於内外之分定而不忒也

乎榮辱之境榮已而辱人 疏志勸沮於非譽混窮

明乎心智立鑒辨於物境不復斯已矣 亦不能 疏復過此

斯此也已止也宋榮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足於身故

疏

數數猶汲汲也宋榮率性虛淡任理直前未嘗運智推求役心為道栖身

物外故不汲汲然者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

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

可也

疏

樹立也榮子捨有證無溺在偏滯故於夫列無待之心未立逍遙之趣智尚虧也

夫列

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泠然輕妙之貌

疏

姓列名禦寇鄭

人也與鄭繻公同時師於壺上子林著書八卷得風仙之道乘風遊行泠然輕舉所以稱善也

旬有

五日而後反

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

疏

旬十日也既得

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十五日廻反歸家未能無所不乘故不可一時周也

彼於致福

者未數數然也

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

疏

致得也彼列禦

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由炎涼無心虛懷任運非閑
役情取捨汲汲求之欲明為道之要要在忘心若運役

智慮去之

遠矣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非風

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
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

疏

乘風輕舉雖免步行非風不進猶有須待自宰

官已下及宋榮禦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既未洞忘
咸歸有待唯當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

不成者方盡道
遙之妙致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

氣之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天地

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
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

鷁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
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

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細乎

疏

天地者萬

物之總名萬物者自然之別稱六氣者季頤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沆瀣并天地二氣為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辯者變也惡乎猶於何也言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逍遙混群靈以變化苟無物而不順

亦何往而不通哉明■徹於故曰至人无己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

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神人无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

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无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

足以名其所以得也疏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語至就用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

也詣於靈極故謂之至陰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

故有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人也欲結此人無待之德彰其體用乃言

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疏堯者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勛母慶

都嚳感赤龍而生身長一丈兗上而豐下眉有八彩足履翼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一代兄登帝

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十七歲崩葬於陽城謚曰堯依謚法翼善傳聖曰堯言其有傳舜之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隱於箕山師於齧缺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父飲犢牽而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謚曰箕公即堯之師也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

於澤也不亦勞乎疏也燭火猶炬火也亦小火也神農時十五日一雨

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炬火之光時雨滂沲無勞浸灌之澤堯既撝謙克讓退已進人所以致

此之辭盛推仲武也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疏

治正也尸主也致與也堯既師

於許由故謂之為夫子若仲武立為天子寓內必致太平而我猶為物主自視缺然不足請將帝位讓與

賢人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能夫

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

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去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

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

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疏

治謂理也

既盡也言堯治天下久以昇平四海八荒盡皆清謐何勞讓讓我過為辭費然觀莊文則貶堯而推許尋郭注

乃劣許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勳大聖仲武大賢賢
 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袞汾陽而喪天下許由不
 夷其俗而獨立高山圓照偏溺斷可知矣是以莊子
 援禪讓之迹故有燭火之談郭生察無待之心更致
 不治之說可謂採微索隱了文而我猶代子吾
 合義宜尋其旨況無所稍嫌也

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為實乎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
 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
 者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
 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
 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
 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
 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
 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

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

疏

許由偃蹇箕山逍遙潁水臙臊榮利猷穢聲名而堯躬勤致請

猶希代已許由若高九五將為萬乘之名然實以生名名從實起實則是內是主名便是外是實捨主取

賓喪內求外既非隱者所尚故去吾將為賓也**鷦鷯巢於深林不過**

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

之財也

疏

鷦鷯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桃蟲好深處而巧為巢也偃鼠形大小如

牛赤黑色獐脚脚有三甲耳似象耳尾端白好入河飲水而鳥巢一枝之外不假茂林獸飲滿腹之餘无

勞浩汗况許由安茲蓬華不顧金闈樂彼蔬食詐勞玉食也

歸休乎君子无

所用天下為

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

予我也許由寡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謂堯去君宜速還黃屋歸反紫微禪讓之辭宜其休息四

海之尊於我無用九五之貴予何用為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矣

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

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消

遙一

疏

庖人謂掌庖廚之人則今之太官供膳是也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太

祝是也執祭版對尸而祝之故謂之尸祝也樽酒器也俎肉器也而庖人尸祝者各有司存假令膳夫懈

怠不肯治庖尸祝之人終不越局濫職棄於樽俎而代之宰烹亦猶帝堯禪讓不治天下許由亦不去彼

山林就茲帝位故注去帝堯許由各靜於所遇也已

肩吾問於連叔曰

吾聞言於接輿疏

肩吾連叔並古之懷道人也接輿者姓陸名通字接

輿楚之賢人隱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以躬耕為務楚王知其賢聘以黃金百鎰車駟二乘並不受於是夫負妻戴以遊山海莫知所終肩吾聞接輿之言過無準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而言吾聞言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莊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聖所聞之狀具列於下文也 大而無

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

極也疏

所聞接輿之言怖弘而無的當其往而陳梗槩曾無反覆可尋吾竊聞之驚疑

怖恐猶如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無窮極也

大有逕庭不近人

情焉疏

逕庭猶過差亦是直往不顧之貌也謂接輿之言不偶於俗多有過差不附世

情故大言不合於里耳也連叔曰其言謂何哉疏陸通之說

其若何此則反質有吾所聞意謂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

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

足以纓紉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

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疏

藐遠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寰海之外有神聖之人戢機應物時須揖讓即為堯舜時須干戈即為湯武

綽約柔弱也處子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應則空有並照雖居廊廟無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染不染冰

雪取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斯盖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此即肩吾述已昔聞以荅連叔之辭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

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
疏
五穀者黍稷麻菽麥也言神聖之人降生應物挺淳粹之精靈稟陰陽之秀氣雖順物以資待非五穀之所為託風露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乘雲氣

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疏
智照靈通無心順物

故曰乘雲氣不疾而速變現無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之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孰五口以是

狂而不信也

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間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

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

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玄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

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疏

凝靜也疵癘疾病也五穀熟謂有年也聖人形

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迹一時動寂俱妙凝照潜通虛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五穀豐登人無災害物無夭

枉聖人之處世有此功能有**連叔**曰然瞽者无

吾未悟至言謂為狂而不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鐘鼓**

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
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

疏

聾者謂眼無眳縫冥
真如鼓皮也聾者耳

病也盲者眼根敗也夫目視耳聽蓋有物之常情也

既瞽既聾不可示之以聲色也亦猶至言妙道唯懸

解者能知愚惑之徒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

照察豈唯形質獨有之耶是以聞接輿之言謂爲狂

而不信自此已下是

連叔荅肩吾之辭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此謂

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

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

疏

是者指斥之言也
時女少年處室之

女也指此接輿之言猶如窈窕之女綽約凝

潔爲君子所求但智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 **之人**

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斲乎

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

夫聖人之心極兩

儀之至會窮萬物

一

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
 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
 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
 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
 孰弊弊焉勞神苦思 **疏** 之是語助亦歎美也旁礴
 以事為事然後能乎 猶混同也蘄求也孰誰也

之人者歎堯是聖人之德者歎堯之盛德也言聖人
 德合二儀道齊群品混同萬物制馭百靈世道荒淫蒼
 生離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虛舟懸鏡應感無心
 誰肯勞形弊智經營區宇以事為事然後能事故老
 子云為無為事無事又云取天下常 **之人也物**
 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

莫之傷 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
 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 **大浸稽天**

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無
 往

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己况溺熱之間哉
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
與吉

疏

替至也夫達於生死則無死無生宜於水
火則不溺不熱假令陽九流金之灾百六

滔天之禍紛紜自彼於我何為故郭注
云死生無變於己何況溺熱之間也哉

是其塵垢

糝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

事

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
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

堯舜者徒名其
塵垢糝糠耳

疏

散為塵膩為垢穀不熟為糝穀
皮曰糠皆猥物也鎔金曰鑄範

土曰陶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夫堯至
本妙絕形名混迹同塵物甘其德故立名謚以彰聖

體然名者粗法不異糝糠謚者世事何殊塵垢既而
矯諂佞妄將彼塵垢鍛鑄為堯用此糝糠埏埴作舜

豈知妙體胡可言耶是以誰肯以物為事者也宋人資章甫而適

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疏此起譬也

資貨也越國逼近江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冠名也故孔子生於魯衣縫掖長於宋冠章甫

而宋實微子之裔越乃太伯之苗二國貿遷往來乃以章甫為貨且章甫本充首飾必須雲鬟承冠越人

斷髮文身資貨便成無用亦如榮華本猶滯著富貴起自驕矜堯既體道洞忘故能無用天下故郭注云

夫堯之無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

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

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

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宵然喪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迹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

疏

治言緝理政言

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自太原西入于河水北曰陽則今之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宵然者寂寥是深遠之名喪之言忘是遺蕩之義而四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言往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故能緝理萬邦和平九土雖復凝

神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御萬機宵然而喪天下斯蓋即本即迹即體即用空有雙照動寂一時是以姑

射不異汾陽山林豈殊黃屋世入齊其所見曷嘗信此耶而馬彪將四子為齧缺便未達於遠理劉璋推

汾水於射山更迷惑於近事今所解釋稍異於斯故郭注云四子者蓋寄言明堯之不一於堯耳世徒見

堯之迹豈識其真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

之種 疏 姓惠名施宋人也為梁國相謂語也貽遺也瓠匏之類也魏王即梁惠王也昔居安

邑國號為魏後為強秦所逼徙於大梁復改為梁僭號稱王也惠子所以起此大匏之譬以譏莊子之書

雖復詞旨恢弘而不切機務 我樹之成而實五故致此詞而更相激發者也

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疏 樹者藝植

之謂也實者子也惠施既得瓠種藝之成就生子甚
大容受五石仍持此瓠以盛水漿虛脆不堅故不能

自勝也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落無所容非不

嗚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疏剖分

也瓢勺也瓠落平淺也嗚然虛大也培打破也用而
盛水虛脆不能自勝分割為瓢平淺不容多物衆謂

無用打破棄之刺莊子之言不救時要有同此言應湏屏削也莊子曰夫子固

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

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其藥能令手不拘圻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疏泝浮泝漂也統絮也世世年也宋人隆冬涉水
漂絮以作牽離手指生瘡拘圻有同龜背故世

世相承家傳此藥令其手不拘坵常得漂絮水中保
斯事業永無虧替又云泚泚也統繭也謂泚繭於水

中之故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疏 金方一寸重一

斤為一金也他國遊客偶爾聞之請
買手瘡一術遂費百金之價者也
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為泚泚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

鬻技百金請與之
疏 鬻賣也估價既高聚族
謀議世世泚泚為利蓋

寡一朝賣術資貨極多
異口同音僉曰請與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

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

越人裂地而封之
疏 吳越比鄰地帶江海兵
戈相接必用艦艇戰士

隆冬手多拘坼而客素稟雄才天生睿智既得方術
遂說吳王越國兵難侵吳吳王使為將帥賴此名藥
而兵手不拘坼旂旗才舉越人亂轍獲
此大捷獻凱而旋勲庸克著昨之茹土能不龜手

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

之異也

疏

或不定也方藥無工而用者有殊故
行客得之以封侯宋人用之以泝澠

此則所用
工拙之異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

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无所容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非直達者也
此章言物各有

宜苟得其宜安
往而不逍遥也

疏

據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
罇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

謂罾舟者也蓬草名拳曲不直也夫歎也言大瓠浮
 汎江湖可以舟舩淪溺至教興行世境可以濟渡群
 迷而惠生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故妄起培
 擊之譬譏刺莊子之書為用失宜深可歎之
 惠

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樗疏樗

漆之類嗅之甚臭惡木者也世間名字例皆
 虛假相與嗅之未知的當故言人謂之樗也
 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

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疏擁腫槃癭也卷
 曲不端直也規

圓而矩方塗道也樗栲之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
 幹孳卷繩墨不加方圓無取立之行路之旁匠人曾

不顧眴也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

疏

樹既擁腫不材匠人不顧言迹迂誕無用衆所不歸此合喻者也

莊子曰子

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

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疏

狌野猫也跳梁猶走躑也辟法也謂機関之類也罔罟宜罟也子獨不見狸狌捕鼠之狀乎卑

伏其身伺候傲慢之鼠東西跳躑不避高下之地而中於機関之法身死罔罟之中皆以利惑其小不謀大故也亦猶擊跪曲拳執持聖迹偽情矯性以要時利前雖遂意後必危亡而商鞅蘇張即是其事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

今夫豩牛其大若垂天之

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疏

豩牛猶旄牛也

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藪澤之中
逍遙養性跳梁投鼠不及野狸亦猶莊子之言不
狎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

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无何有猶無有也莫無也謂寬曠無人之處
不問何物悉皆無有故曰無何有之鄉也
彷徨

乎无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

之名逍遙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其文耳不材
之木枝葉茂盛婆娑陰映蔽日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

徊憩息徙倚顧步寢卧其下亦猶莊子之言
言無為虛淡可以逍遙適性陰庇蒼生也
不夭斤

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疏

擁腫不材拳曲無取匠人不顧

斤斧無加夭折之灾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無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垂俗會

道可以攝衛可以全真既不夭枉於世塗■詎肯困苦於生分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郭象注

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

雖異而被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

喪其耦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疏

楚昭王之庶弟

楚莊王之司馬字子綦古人淳質多以居處為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懷道抱德虚心忘淡故莊子羨其清高而託為論首隱憑也嗑嘆也嗒焉解釋貌偶匹也為身與神為匹物與我耦也子綦憑几坐忘凝神遐想仰天而歎妙悟自然離形去智嗒焉隳體身心俱遣物我無忘故若喪其匹偶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

乎 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

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䟽

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侍如何安處神識凝寂頓異從來遂使形將

槁木而不殊心與死灰而無別必有妙術請示所由
今之隱几者非昔

之隱几者也

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
有若子綦也

疏

子游昔見坐忘未盡

玄妙今逢隱几實異曩時怪其寂泊無情故發驚疑之旨

子綦曰偃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

疏

而猶汝也喪猶

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境智兩忘物我雙絕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知

不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

未聞天籟夫

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

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疏

人籟簫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翅舜作也夫簫管參差所受各足况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此二賢

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

子游曰敢問其方

疏

方道術也雖聞

其名未解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

名為風

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

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名

疏

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之理通生萬物

不知所以然而然大塊之中噫而出氣仍名此氣而為風也

是唯无作作則

萬竅怒呬

言風唯無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為聲也

疏

是者指此風也作起

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而獨不聞之琴

作則萬殊之穴皆鼓怒号叫也

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而獨不聞之琴

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而獨不聞之琴

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而獨不聞之琴

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而獨不聞之琴

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而獨不聞之琴

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而獨不聞之琴

琴乎

長風之聲

山林之畏佳

大風之所

疏

琴琴長風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枿

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

此略舉眾竅之所似

疏

竅穴樹孔也枿柱頭木也今之斗楮是也圈畜獸闌

也木既百圍穴亦奇眾故或似人之口鼻或似獸之

闌圈或似人之耳孔或似舍之枿楮或洼曲而擁腫

讓者突者咬者

此略舉異竅之聲殊

疏

激者如水湍激聲也謫者如箭

鏃頭孔聲叱者咄聲也吸者如呼吸聲也叫者如叫呼聲也讓者哭聲也突者深也若深谷然咬者哀切

聲也略舉樹穴即有八種風吹木竅還作八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種差異率性而動莫不均齊假令小

大夭壽未足以相傾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

小和飄風則大和

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

當其分

疏

冷小風也飄大風也于喁皆是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也故冷清風和聲即小暴

疾飄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曾無勝劣以况萬物稟氣自然

厲風濟則衆

竅為虛

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

疏

厲大也烈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衆竅虛及其動則衆竅實虛實雖異各得則同耳况四序盈虛二儀生殺既無心於亭毒豈有意於虔劉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

刁乎

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

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

疏

而汝也調調刁刁動搖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同雖有調刁之

殊而終無是非之異况盈虛聚散生死窮通物理自然不得不爾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

子

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己人籟則比竹是

己敢問天籟

疏

地籟則竅穴之徒人籟則簫管之類並皆眼見此則可知

唯天籟深玄卒難頓悟敢陳庸昧請決所疑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而使其自己也

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

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
 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
 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生物物亦不能生
 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
 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
 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
 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
 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豈蒼蒼之謂哉故
 夫天籟者豈別有一物邪即比竹衆竅接乎有生之
 類是爾尋夫生生者誰乎蓋無物也故外不待乎物
 內不資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注云自己
 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
 也而言吹萬不同且風唯一體竅則萬殊雖復大小

疏

不同而各稱所受咸率自知豈賴他哉此天籟也故知春生夏長目視耳听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皆不知其所以悉莫辨其所然使其自己當分各足率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毒之此天籟之大意者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

也天籟

疏

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竅不同形聲乃異至於各自取足未始不齊而怒動為聲誰使

之然也欲明群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或走誰使其然故知鼓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籟之義者也

大智閑閑小智間間

此蓋智之不同

疏

閑閑寬裕也間間分別也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淡無是非小智狹劣之人性靈褊促有

取有捨故間隔而分別無是無非故閑暇而寬裕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

詹

此蓋言語之異

疏

炎炎猛烈也詹詹詞費也夫詮理大言由猛火炎燎原野清蕩無遺

儒墨小言滯於競辯徒有詞費無益教方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

開

此蓋寤寐之異

疏

九鄙之人心靈馳躁耽滯前境無得暫停故其夢寐也魂神妄緣而

交接其覺悟也則形質開朗而取染也

與接為構日以心鬪縵

者窅者密者

此蓋交接之異

疏

構合也窅深也今穴地藏穀是也密隱也

交接世事構合根塵妄心既重渴日不足故惜彼寸陰心與日鬪也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略而言之有

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此蓋恐惴之異

疏

惴惴

不遂恐懼交懷是以小恐惴慄而怵惕大恐寬暇而

沮喪也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疏

機弩牙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括役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

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止之異

疏

祝詛

也盟誓也言役意是非由如祝詛留心取境不異誓盟堅守確乎情在勝物

其殺若秋

冬以言其日消也

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

疏

夫素秋搖落玄

冬肅殺物景質遷驟如交臂愚惑之類豈能覺耶唯爭虛妄是非詎知日新消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

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溺而遂往有如此

者

疏

滯溺於境其來已久所為之事皆道乖真欲使復命還源無由可致

其厭也

如緘以言老洫也

其厭沒於欲老而愈洫有如此者

疏

厭沒

溺也顛倒之流厭沒於欲惑情堅固有類緘繩豈唯壯年縱恣抑乃老而愈洫

近死之

心莫使復陽

其利害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

疏

莫無也陽生也耽滯

之心隣乎死地欲使反於生道無由得之

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始

佚啓態

此蓋性情之異者

疏

九品愚迷則執違順順則喜樂違則哀怒然哀樂則

重喜怒則輕故喜則心生懽悅樂則形於舞忭怒則當時嗔恨哀則舉體悲號慮則抑度未來嘆則咨嗟已往變則改易舊事熱則屈服不伸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開張情慾態則嬌淫妖冶衆生心識變轉無窮略而言之有此
樂出虛蒸成菌

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夫簫管內虛故能出於雅樂濕暑其然彌同也**疏**氣蒸故能生成朝菌亦猶二儀萬物虛假不真從無生有例如如**日夜相代乎前而**菌樂浮幻若是喜怒何施

莫知其所萌

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

哉自然而然耳

疏

日晝月夜輪轉循環更相迭代互為前後推求根緒莫知其狀者也

已乎

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言其自生

疏

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虞度不如止息又重推且暮覆察昏明亦莫測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世間萬法虛妄不真推求生死即體皆寂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由若此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

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疏彼自然也取稟受也若非自然誰能

生我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然我則自然自然則我其理非遠故曰是亦近矣疏而不知其

所為使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疏言我稟受自然

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聽目視功能御用各有司存亭之毒之非相為使無勞措意直置任之若

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萬物萬情取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

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疏夫肢體不同而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御用各異似有

真性竟無宰主朕疏信迹攸肇從何而有可行已信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疏信已

而用可意而行天機自張率而不見其形不見所以

得行物皆信已而行不見有情而无形情當

其物故形不別見也疏有可行之情智百骸九竅六藏

賅而存焉付之自然而疏百骸百骨節也九竅謂眼耳鼻舌口

及下二漏也六藏六腑也謂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也藏謂五藏肝心脾肺腎也賅備也言體骨在外藏腑

在內竅通內外備此三吾誰與為親直自汝

皆悅之乎其有私焉皆悅之則是有私也

故不悅而自存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不為而自生也疏親踈私存愛悅若有心愛悅便

是有私身而私之理在不可莫不任
置自有司存於身既在物亦爾

如是皆有為

臣妾乎

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
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

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
天理自然豈直入之所為哉

疏

臣妾者士女之
賤職也且人之

一身亦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目為君而耳為臣
行步則足為君手為臣也斯乃出自天理豈入之所
為乎非關係意親踈故為君臣也郭注去時之所
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治國治身內外無異其

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
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

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
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疏

夫臣妾御用各有
職司知手執脚行

當分自足豈為手之不足而脚為行乎蓋天機自
張無心相為而治理之也舉此手足諸事可知也其

遮相為君臣乎

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

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遮哉雖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

疏

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視

色耳能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措情於上下而遮代為君臣乎但任置無心而必自當也

其

有真君存焉

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

疏

直置忘懷無勞措意此即真君

妙道存乎其中矣又解真君即前之真宰也言取捨之心青黃等色本無自性緣合而成不自不他非無非有故假設疑問以明無有真君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

損乎其真

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卑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

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疏

夫心境相

感欲染斯興是以求得稱情即謂之為益如其不得即謂之為損斯言凡情迷執有得喪以攖心道智觀

之無損益於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言其真性者也

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量不可改愚以為智安得易醜以為妍是故形性與一成終不中途亡失適可守其分內待盡天年矣

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

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皆衆人之所悲者

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云云銳情逐境境既有逆有順心便執是執非行有終年速如馳驟唯知貪境曾無止息格量物理深可

疏

刃逆也靡順也羣品

悲傷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夫物情無極 知足者鮮故

得止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 **疏** 夫物

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復逐於彼所以終身疲役沒命貪殘持影繫風功成何日 **茶然疲**

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

至于疲困茶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去何也 **疏** 茶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篤勞役心靈形魂既

弊茶然困苦直以信心好此貪競責其意謂亦不知所歸愚癡之甚深可哀歎 **人謂之不**

死奚益 言其實與死同 **疏** 奚何也耽滯如斯困而不已 有損行業無益神氣可謂雖

生之日猶死之年也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

哀乎

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

所哀者不足哀也

疏

然猶如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其化而為老心識隨而昏昧形神俱變

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

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凡此上事皆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

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

疏

芒闇昧也言凡人在生芒昧如是舉世皆惑豈有一

人不昧者而莊子體道真人智用明達俯同塵俗故去而我獨芒郭注稍乖今不依用

夫隨

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

夫心之足以制一身

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疏

夫域情滯

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夫隨順封執之心師之以為準的世皆如此故誰獨無師乎

奚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疏

愚惑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他理長代己之短唯欲斥他為短自取為長如此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

先豫其中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

而昔至也

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

能無故至人兩順之

疏

吳越路遙必湏積旬方達今朝發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

妄心言心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
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途而後至越
是以無有

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

獨且柰何哉
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

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
疏
夏禹字文命鯀子啓父也謚法泉源流通曰禹又去受禪成功

曰禹理無是非而惑者為有此用無有為有也迷執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莊生

深懷慈救獨柰之何故付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

有言
各有所說故異於吹
疏
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聲法而言者必有詮辨故曰有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

未定也未定也者
由彼我之情偏

疏

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咸言
我是僉曰彼非既彼我情偏

故獨未
定者也

果有言邪

以為有言邪然
未足以有所定

其未嘗有

言邪

以為無言邪則
據已已有言

疏

果決定也此以為是彼
以為非此以為非而彼

以為是既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詮故不足稱定有言
也然彼此偏見各執是非據已所言故不可以為無

也言其以為異於鵻音亦有辯乎其無辯

乎

夫言與鵻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
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

所定**疏**

辯別也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謂之鵻音也言
亦帶殼曰鵻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亦何異

於鵻音者恐未足以為別者也
鵻鳥之音有聲無辯故將言說異

道惡乎隱而

有真偽**疏**

惡乎謂於何也虛通至道非真非偽於何逃匿而真偽生焉

言惡

乎隱而有是非

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

疏

至教至言非非非是於何隱蔽有是非者哉

道惡乎往而不存

皆存

疏

存在也陶鑄生靈周行不殆道無不徧于何不在乎所以在偽在真而非真非偽也

言惡

乎存而不可

皆可

疏

玄道真言隨物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隱邪故可是可

非而非非非是者也

道隱於小成

疏

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

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澆唯行仁義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君去大道

廢有仁義

言隱於榮華

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

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疏

榮華者謂浮辯之辭華美之言也只為滯於

華辯所以蔽隱至言所以老君經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

疏

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

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至踵以救

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

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群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

以是其所

非而非其所是

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

始出其方也

疏

天下莫不自以為是以彼為非彼亦與汝為非自以為是故各用己是是彼非

各用己非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

若以明 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

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

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 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 世皆以他為非用己

翻是作非者無過還用彼我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非者非非則無非所是者非非是則無是無非

故知是非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

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 注曰 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 物皆

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也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也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

齊物論二

玄同此注理
盡無勞別釋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疏

自為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已為是便則知之物
之有偏也例皆如是若審能見他見自故無是無非

也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

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
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

是相因而生者也

疏

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
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

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
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即體皆空也

彼是方

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

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方因是因非因非

因是

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

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

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疏

方方將也言彼此是非無異生死之

說也夫生死交謝由寒暑之遞迁而生者以生為生而死者將生為死亦如是者以是為是而非者以是為非故知因是而非因非而是則無是矣因是而非則無非矣是以無是無非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何彼此之論乎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

是也

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

天然而無所奪故也

疏

天自然也聖人達悟不由是得非直置虛凝照以自然之智只因此是非

而得無非無是終不奪有而別證無

是亦彼也

我亦為彼所彼

彼亦是

也

彼亦自以為是

疏

我自以為是亦為彼之所非我以彼為非而彼亦以自為是也

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此亦自是而非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

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

疏

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各有一

也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

疏

夫彼此是

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討舉體浮虛自以為是此則不無為彼所彼此則不有有無彼此未可決定

彼

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

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疏 偶對也樞要也

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也前則假問有無待奪

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淺後深所以為次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

應无窮

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

也無是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疏 夫絕待獨化道之本始為學之要故謂之

樞環者假有二竅中者真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非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是亦

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

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

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疏 夫物莫不自是故是亦一无窮莫不相非

故非亦一無窮唯彼我兩志是非雙遣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之遊也故曰莫

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

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

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疏指手指也馬戲

人是非各執彼我異情故用已指比他指即用他指為非指復將他指比汝指汝指於他指復為非指矣

指義既爾馬亦如之所以諸法之中獨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馬

故舉二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夫自是而

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

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亦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

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

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彼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

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

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疏天地雖大一指可以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疏天地雖大一指可以

可以理盡何以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非反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非

非者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不可於也即謂之可已者即

謂之疏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順其意者則不可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違順既空

齊物論二

故知可不

道行之而成

無不成也

疏

大道曠蕩亭毒含靈周行萬物

無不成就故在可成於可而不當於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

物謂之而然

無不

疏

物情顛倒不達違從虛計是非妄為然不

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疏

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法

遂執為然於何不然為不然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各

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疏

物情執滯觸境皆迷必固為有然必固謂有可豈知可則不可然則不然

耶無物不然无物不可

疏

群品去去各私所見皆然其所

然可其所可

故為是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悅

懦怪道通為一

夫廷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

哉故舉縱橫好醜恠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理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

疏

為是義故略舉八事以破之廷屋梁也楹舍柱也厲病醜人也西施吳王美姬也恠者寬大之名恠者竒

變之稱懦者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美惡物見所以萬殊恠懦竒異世情用之為顛倒故有是

非不可迷執其分今以玄道觀之本來無二是以妍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為一也

分也成也

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

疏

夫物或於此為散於彼為成欲明聚

散無恒不可定執此則於不二之理更舉論端者也

其成也毀也

謂成而

彼或謂之毀

疏

或於此為成於彼為毀物之涉用有凡此不同則散毛成羶伐木為舍等也

凡

物无成與毀復通為一

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

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疏

夫成毀是非生於偏滯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無主故無成毀通而一之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疏

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凝神立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為一為是義故成功不處用而

忘用寄用群才也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

者得也

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

疏

夫有夫至功而推功於物馳馭億兆而寄用群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不滯可謂真真體

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

適得而幾矣

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

疏

幾盡

也夫得者內不資於我外不資於物無思無為絕學絕待適尔而得蓋無所由與理相應故能盡妙也

因是已

達者因而不作

疏

夫達道之士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無是非猶彼我而

無彼我我因循而已豈措情哉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夫達者之

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疏

已而者仍前生後之辭也

夫至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因循萬物影響蒼生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情於臧

否而係於利害者乎以法人可謂自然之道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

知其同也

疏

夫玄道妙一常湛凝然非由心智謀度而後不二而愚者勞役神明

邂逅言辯而求一者與彼不一無以異矣不足類也
也
不知至理理自混同豈俟措心方稱不二耶

謂

之朝三

疏

此起譬也

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

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

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

亦因是也

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

亦同衆狙之感因所好而自是也

疏

此解譬也狙獼猴也賦付與也芋橡子也似栗而小也列

子曰宋有養狙老翁善解其意戲狙曰吾與汝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

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其於七數並皆是一名既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

爲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爲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爲其一因以爲一者亦何異衆

祖之惑耶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均莫之偏任故付疏夫達道聖人虛懷不執故

能和是於無是同非於無非所以息是之謂兩

行任天下疏不離是非而得無古之人其

知有所至矣至造極之名也淳古聖人運

則無知動不乖寂常真妙智虛妙雖復和光混俗而智惡乎至假設疑問

耶極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

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

不應也

疏

未始猶未曾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與我也
內外咸空四句皆非蕩然虛靜理盡於此

不復可加荅於前問
意以明至極者也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

始有封也

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疏

初學大賢鄰乎聖境雖復見空有之

異而未
曾封執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

非也

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疏

通欲難除滯物之情已有別惑易遣

是非之見
猶忘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是無

非乃
全也

疏

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非非達人
之通鑒故知彼我彰而至道隱是非息而

妙理
全矣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道虧則情有所偏而

愛有所成未能忘愛

疏

虛玄之道既以虧損愛

果

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无成與虧乎哉

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

疏

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如有虧成

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無既不決定虧成理非實錄

有成與虧故昭

氏之鼓琴也无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

琴也

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

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疏

昭姓

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琴雖玄巧妙而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

亦由有成有虧存情所以乖道無成無虧忘智所以合真者也

昭文之鼓琴也

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

知幾乎

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

而暝疏

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甚知音律支柱也策打鼓枝也亦言擊節枝也梧琴也今謂不

尔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一伎况檢典籍無

惠子善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

說猶隱几者也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

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

明示於世世既不悟已又疲惫遂使柱策

假寐或復凭几而暝三子之能咸盡於此皆其盛

者也故載之末年

賴其盛故能久不尔早困也

疏

惠施之徒

皆少年盛壯故能運載形智至于
衰末之年是非少盛久當困苦也
唯其好之也

以異於彼
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人
疏
三子各以己之所好

眈而翫之方欲矜
其所能獨異於物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明示眾人

欲使同乎
我之所好
疏
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己者
彼非

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是猶對牛鼓簧耳彼

竟不明故己之道
術終於昧然也
疏
彼眾人也所明道術也白即公孫龍守白馬論也姓公孫

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
天下服眾人之口不服眾人之心言物稟性不同所

好各異故知三子道異非眾人所明非明而強示之
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乎堅執守白之論眩惑世間

雖宏辯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

身无成

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

○疏

綸緒也言昭文之子亦乃荷其父業

終其綸緒卒其年命竟無所成况在宅人如何放哉

若是而可謂成乎

雖我亦成也

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

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

○疏

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為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

之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无成

也

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

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疏

若三子之與眾物相與而不謂之成乎
故知眾人之與三子彼此共無成矣
是故滑疑

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

庸此之謂以明
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悅悖怪則通而

一之使群異各安其所安眾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

故雖放蕩之變屈竒之異曲而從之
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疏
夫聖人者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晦迹同九韜光接物終不
眩耀群品亂惑蒼生亦不矜己以率人而各域限於

分內忘懷大順於萬物為是寄於
於群才而此運心可謂聖明真知也
今且有言於

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无以異矣

以今

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

疏

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類者輩徒相似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是滯非今論乃欲反彼世情破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非則用為真道是故復言相與為類此則遣於無是無非也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雖然請

嘗言之

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

疏

嘗試也夫至理雖復無言而非言無

以詮理故試寄言彷彿象其義

有始也者

有始則有終

疏

此假設疑問以

明至道無始無終
此遣於始終也

有未始有始也者

謂無終始而一

生死

疏

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終不此遣於無始終也

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也者

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

疏

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也者斯則遣於無始無終也

有有也者

有有則美惡是非具

也

疏

夫萬象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明即以有體空此句遣有也

有无也者

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

疏

假問有此無不今明非但有即不有亦乃無即

不無此句遣於無也

有未始有无也者

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

疏

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

者疏

假問有未曾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非無也而自淺之深從麓入妙始乎有有終乎非無

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明時今言有無此則辯法唯時與法皆虛靜者也

俄

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

也

此都忘其知也尔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疏

前從有無

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從非非有無之體出有無之用而言俄者明即體即用俄尔之間盖非賒遠也夫玄道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怕誰能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非無之體者也

今我則已有

謂矣

謂無是非即復有謂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

謂乎其果无謂乎

又不知謂之有無尔乃

疏

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嘗言是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

無言耶欲明理家非默非言教亦非無非有恐學者滯於文字故致此辭

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

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

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

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斤鷄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疏

秋時獸生豪毛其末至微故謂秋豪之末也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殤子太大也夫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

大有夭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是故以性足為大天下莫大於豪末無餘為小天下莫小於太山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為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尔夭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義唯一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此明非小非大無夭無壽耳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萬物

萬形同於自得其一也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

言乎

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

疏

夫玄道冥寂理絕形聲誘引迷途稱謂斯起故一與一雖玄統而猶是名教既謂之一豈曰無言乎

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

能得而况其凡乎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

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

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志一者無言而自一疏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言言一而非

言也且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

三乎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筭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况凡夫之類乎故自無適有

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

三况尋其末數其可窮乎

疏

自從也適往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名起故從無言以往有言纔言則

至乎三况從有言往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切万法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矣

无

適焉因是已

能各止於其所乃最是也

疏

夫諸法空幻何獨名言是知無

即非無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無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耶故無所措意於往來因循

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

冥然無不在也

疏

夫道無不在所在皆

無蕩然無際有何封域也

言未始有常

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

疏

道理

虛通既無限域故言教隨物亦無常定也

為是而有畛也

道無封故萬物得恣

其分域

疏

畛界畔也理無崖域教隨物變是為義故畛分不同

請言其畛

疏

發起後文也

有左有右

各異便也

疏

左陽也右陰也理雖

凝寂教必隨機畛域不同昇沉各異故有東西左右春秋生殺

有倫有義

有物有物

事事有宜

疏

倫理也義宜也群物糾紛有理存焉萬事參差各隨宜便者也

有分有

辯

群分而類別也

疏

辯別也飛走雖眾各有群分物性萬殊自隨類別矣

有競有

爭

並逐曰競對辯曰爭

疏

夫物性昏愚彼我封執既而並逐勝負對辯是非也

此之

謂八德

略而判之有此八德

疏

德者功用之名也群生功用轉變無窮略而陳之有

此八種斯則釋前有畛之義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夫

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内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

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
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
疏六合者謂天地四方

也六合之外謂衆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鄉也夫
玄宗罔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非

神口所辯所以
存而不論也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陳其性
而安之
疏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夫云云
取捨皆起妄情尋責根源並同虛有聖

人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曰馮虛亦
無可詳議故下文云我亦妄說之
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順其成迹而疑乎
至當之極不執其

所是以非
衆人也
疏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
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夫祖述軒頊憲

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為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
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執是辯非滯於陳迹
故

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

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
疏夫理無分別而物有是非故於

無封無域之中而起有分有辯之見者此乃一曲之士偏滯之人亦何能剖析於精微分辯於事物者也

曰何也
疏假問質疑發生義旨
聖人懷之以不辯為懷耳聖人

無懷
疏夫達理聖人真心會道故能懷藏物我包括是非枯木死灰曾無分別矣
眾人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不見彼之自辯故
疏衆多之人即衆生之別稱也凡庸迷執未解虛忘故辯所

知示見於物豈唯不見彼之自別亦
乃不鑒己之妙道故云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

稱

付之自稱
無所稱謂

疏

大道虛廓妙絕形名既非色聲
故不可稱謂體道之久消聲亦

也尔

大辯不言

己自
別也

疏

妙悟真宗無可稱說故
辯彫萬物而言無所言

大仁不仁

無愛而
自存也

疏

亭毒群品汎愛無心
譬彼青春非為仁也

大

廉不嗛

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
我也故無所容其嗛盈

疏

夫立悟之人
鑒達空有知

萬境虛幻無一可貪
物我俱空何所遜讓

大勇不怯

無往而不順故
能無險而不往

疏

伎逆也內蘊慈悲外弘接物故能俯順
塵俗惠救蒼生虛已逗機終無忤逆

道昭

而不道

以此明彼彼
此俱失矣

疏

明己功名炫耀於物
此乃淫偽不是真道

辯而不及

不能及
其自分

疏

不能立默唯滯名言
華詞浮辯不達深理

仁常

而不成

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

疏

不能忘愛釋知玄同彼我而恒懷恩惠每挾親

情欲効成功無時可見

廉清而不信

皦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

疏

皎然異俗卓尔不群意在聲名非實廉也

勇伎而不成

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

敢舉足之地也

疏

捨慈而勇伎逆物情衆共疾之必無成遂也

五者園而

幾向方矣

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

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弥得而性弥失故齊物而偏尚

之累去矣

疏

園圓也幾近也五者即已前道昭等也夫學道之人直須韜晦而乃矜炫已之能顯

耀於物其於道也不亦遠乎猶如慕方而學園圓爰飛而好游泳雖希翼鸞鳳終無騫翥之能擬規日月

詎有幾方之效故也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

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

疏

夫境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須強知故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

此之謂天府

浩然都任之也

疏

孰誰也天自然也誰知言不言之言道不

道之道以此積辯用茲通物者可謂合於自然之府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

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

而不知其

所由來

至理之來自然無迹

疏

夫巨海深宏莫測涯際百川注之而不滿尾閭泄之

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然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忤其慮故能囊括群有府藏含靈又

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能照之智不知其所由來可謂即照而忘忘而能照者也

此之謂

葆光

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

疏

葆蔽也至忘而照即照而忘故能韜蔽其光其光弥

初此結以前天府之義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

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於安

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

疏

釋然怡悅

貌也宗膾胥敖是堯時小蕃三國號也南面君位也舜者顓頊六世孫也父曰瞽瞍母曰握登感大虹而

生舜生於姚墟因即姓姚住於媯水亦曰媯氏目有重瞳子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堯聞其賢妻以

二女封邑於虞年三十物百揆三十三受堯禪即位之後都於蒲坂在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

而三國貢賦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齊物之一理故寄問荅於二聖

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陋也

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若不釋然何哉疏三子即三國之君也言蓬

艾賤草斤鷄足以逍遙况蕃國雖卑三子足以存養乃不釋然有何意謂也昔者十日

並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而况

德之進乎日者乎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

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迹幽深付

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疏進過也淮南子云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

草木封豕長蛇皆為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盆隱處猶有不明而聖德所臨無幽不燭運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興動干戈伐令從已於安任之道豈曰弘通者耶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

同是乎

疏

齧缺許由之師王倪弟子並堯時賢人也託此二人明其齊一言物情顛

倒執見不同悉皆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

曰吾惡乎知之

所同未必是所

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

疏

王倪荅齧缺云彼此各用知知彼我知還是是非故我

於何知之言無所用其知也

子知子之所不

知邪

疏

乎此從龐入妙次第窮質假託師資以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已之不知

顯深趣

曰吾惡乎知之

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群才之

自當

○疏

若以知知不知不知還是知故

然則物

无知邪

○疏

重責云汝既自無知物豈無知者邪

曰吾惡乎知

之

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

○疏

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唯物與我内外都忘故無所措其知

也 雖然嘗試言之

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

○疏

然乎猶雖

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說不可的當故嘗試之也

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

知矣夫蝓蟻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蝓蟻者乃以蘇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疏

夫物或此

知而彼不知彼知而此不知魚鳥水陸即其義也庸
故知即不知不知即知凡庸之人詎知此理耶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知

同耳亦自一家之知 䟽所謂不知者彼此不相通耳非謂不知也 且吾嘗試

問乎汝已不知其正故試問汝 䟽理既無言不敢正據聊復反質試問乎汝 民

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

慄恂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此略

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 䟽惴慄恂懼是恐迫之别名然乎哉謂不如此也言人濕地卧寢則病

腰跨偏枯而死淫鱗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
怖不安後猴跳躑曾無所畏物性不同便宜各異故

舉此三者以明萬物誰知正定處
所乎是知蓬戶金閨榮辱安在

民食芻豢麋

鹿食薦蚬蛆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

正味

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

疏

芻草也是牛羊之類豢養也是犬豕之徒皆以

所食為名也麋與鹿而食長薦茂草鴟鴞鳥便嗜腐鼠蜈蚣食蚘略舉四者定與誰為滋味乎故知盛饌蔬食其致一者也 狻狷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鮓

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

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

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

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疏

後猴狙以為雌雄麋鹿更相接泥鱖與魚游戲毛嫱越王嬖妾

麗姬晉國之寵嬪此二人者姝妍冠世謂之美也然魚見佈而深入鳥見驚而高飛麋鹿走而不顧舉

此四者誰知宇內定是美色耶故知凡夫愚迷妄生憎愛以理觀察孰是非哉決卒疾貌也

自

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殺亂

吾惡能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境無常

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疏

夫物乃眾而未嘗非我故行仁履義損益不同或於我為

利於彼為害或於彼為是則於我為非是以從彼我而互觀之是非之路仁義之緒樊亂糾紛若殺饌之

雜亂既無定法吾何能知其分別耶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

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

解也

疏

齧缺曰未悟彼此之不知更起利害之疑請也云子是至人應知利害必其不辯迷闇若夜

游重為此難冀圖後答之矣

王倪曰至人神矣

無心而無不順

疏

至者妙極之體神者不測之用夫聖人虛己應物無方知而不知辯而不辯豈得以名言心慮億度至人耶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

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蠱介於胷中也

疏

沍凍也原澤焚燎河漢水凝雷霆奮發而破山

飄風濤蕩而振海而至人神凝未兆體與物冥水火既不為災風雷詎能驚駭

若然者乘

雲氣

寄物而行非我動也

疏

猶如此也虛淡無心方之

騎日

月

有晝夜而無死生也

疏

昏明代序有晝夜之可分處順安時無死生之能異而控馭群物運

載含靈故有乘騎之名也耳

而遊乎四海之外

夫唯無其

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疏

動寂相即真應一時端坐寰宇之中而心遊四海之外矣

死

生无變於已

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

而况利害之端

乎

况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疏

夫利害者生涯之損益耳既死生為晝夜乘變化以遨遊

况利害於死生曾何足以介意矣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

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務自來而理自應耳

非從而

疏

務猶事也諸於也瞿鵠是長梧弟子故謂師為夫子夫體道聖人志懷冥物雖

涉事有而不以為務混迹塵俗泊爾無心豈措意存情從於事物瞿鵠既欲請益是以述昔之所聞者也

不就利不違害

任而直前無所避就

疏

違避也體窮通之閑命達利害

之有時故推理直前而無所避就也

不喜求

求之不喜直取不怒

疏

妙悟從遠也故

物求之而不忻喜矣

不緣道

獨至者也

疏

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無生無

滅固不以攀緣之心行乎虛通至道者也

无謂有謂无謂有

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

疏

謂言教也夫體道至人虛

夷寂絕從本降迹感而遂通故能理而教無謂而有謂教而理有謂而無謂者也

而遊乎

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

疏和光同塵處染不染故雖在囂俗之中而心自

遊於塵垢之外者矣

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

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

疏孟浪猶率略也

奚何也若如也如何所謂不緣道等乃窮理盡性瞿鵲將為妙道之行長梧用作率略之談未知其理如

何以何為是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瑩也

而亡也何足以知之

疏聽瑩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名

言而可究雖復三皇五帝乃是聖人而詮辯至理不盡其妙聽瑩至竟疑惑不明我是何人猶能曉了本

亦有作黃字者則是軒轅且汝亦大早計見外而求時

夜見彈而求鴉炙

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

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瑩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瑩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尔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郊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

疏

鴉即鵲鳥賈誼之所賦者也大小如雌雞而似斑鳩青綠

色其肉甚美堪作羹炙出江南然郊有生雞之用而郊時未能司晨彈有得鴉之功而彈時未堪為炙亦猶教能詮於妙理而教時非理今瞿鵲纔聞言說將為妙道此計用之太早

子嘗為汝

妄言

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

汝以妄聽之奚

若正聽妄

言復為太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

疏 予我也奚何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孟浪我試為汝妄說汝

亦妄聽何如亦言奚者即何之聲也

旁日月挾宇宙 以死生為晝夜旁日

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疏 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

契理聖人忘物忘我既而囊括萬有真一死生故郭注去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

挾宇宙之喻也**為其脗合置其滑濬以隸相尊** 以

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濬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尔也

脗然無波**疏** 脗無分別之貌也置任也滑亂也濬闇際之謂也也隸皂僕之類也蓋賤稱也夫物情顛

倒妄執尊卑今聖人欲祛此惑為脗然合同之道者莫若滑亂昏雜隨而任之以隸相尊一於貴賤也**衆**

人役役

馳驚於是非之境也

聖人愚菴

菴然無知而直往之貌

疏

役役馳動之容也愚菴無知之貌凡俗之人馳逐前境勞役而不息體道之士忘知廢照菴然而若愚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

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眾人謂之雜矣故

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菴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

參揉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

謂純也

疏

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能隨變任化與世相宜雖復代歷古今時

經夷險參雜塵俗千殊萬異而淡然自若不以介懷抱一精純而常居妙極也

萬物盡

然

無物不然

而以是相蘊

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

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

疏

蘊積也夫物情封執為日

已久是以橫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然堅說古今悉皆自是他不是雖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

未有休時聖人順世汗隆動而常寂參糶億載而純一凝然也

予惡乎知悅生

之非惑邪

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變化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

疏

夫鑪錘萬

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理唯一而獨悅生惡死非惑如何

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

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疏

弱者

弱齡喪之言失謂少年遭亂喪失桑梓遂安他土而不知歸謂之弱失從無出有謂之為生自有還無謂

之為死遂其戀生惡死
豈非弱喪不知歸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

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

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

泣也

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况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疏

昔秦穆公

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也匡正也

初去麗戎離別親戚懷土之戀故涕泣沾襟後至晉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床而燕處進牢饌以盈厨

情好既移所以悔其先泣一生之內情變若此况予死生之異何能知哉莊子寓言故稱獻公為王耳

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

斲求

也 **疏** 斲求也麗姬至晉悔其先泣焉知死者 **夢飲**
之 不却悔初始在生之日求生之意也

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此 寤

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
 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

願一也則 **疏** 夫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覺夢
 何係哉 之事既殊故死生之情亦別而世有

覺凶而夢吉亦何妨死樂而生憂 **方其夢也不**
 耶是知寤寐之間未足可係也

知其夢也 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 **疏** 方將為
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 夢之時

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將處死之日 **夢之中文**
 不知死之為死各適其志何所戀哉

占其夢焉 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 **覺而後**
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

知其夢也

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

疏

夫人在睡夢之中謂是真

實亦復占候夢想思度吉凶既覺以後方知是夢是故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為當生而憂死哉

且

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

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疏

夫擾擾生民芸芸群品馳騖有為之境昏迷大夢之中唯有體

道聖人即然獨覺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

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

竊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

疏

夫物情愚惑聞若夜

遊昏在夢中自以為覺竊竊然議專所知情之好者為君上情之惡者同牧圉以此為情懷可謂固陋牛

曰牧馬

曰圍也 亡也與汝皆夢也

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

疏

亡是長悟名也夫照達真原猶稱爲夢况愚徒竊竊豈有覺哉

予謂汝夢亦夢

也

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爲夢猶未寤也况竊竊然自以爲覺哉

疏

夫迷情無覺論夢還

在夢中聲說非真妙辯猶居言內是故夢中占夢夢所以皆空言內試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占夢

亦結孟浪之譚耳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夫非常之談故

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乎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

疏

夫舉世皆夢此乃玄談非常之言不願於

俗弔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清通豈識深遠哉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

聖知其解者是曰暮遇之也

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

生者至希也

疏

且卅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如此解人

甚為希遇論其餘促是旦暮逢之三十年為一世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

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

邪

若而皆汝也若不勝汝也耶假問之詞也夫是非彼我舉體不真倒置之徒妄為臧否假

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定是我不勝定非耶固不可也

我勝若若不

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若而皆汝也

疏

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決是也汝定非也各據偏執未足可依也

其或是也其

或非也邪

疏 或不定也我之與汝或是或非彼此言之勝負不定故或是則非是

或非則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疏俱是則無非俱

非則無是故是非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

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

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疏彼我

日黷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二人

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己之所

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遣定臧否此人還

有彼此亦不離是非各據妄情惣成闇惑心必懷愛

此見所以黷闇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黷闇不明

之謂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

能正之疏既將汝同見則與汝不殊與汝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同故

是之未足信也

疏

注云同故是之耳未足信也此覆釋第二句也

使異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

之

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

疏

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非亦何足可據此覆解第三句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

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

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

而息乎自正也

疏

彼此曲從是非兩順不異我汝亦何能正之此解第四句

然則我

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疏

我與汝及人固受黜

聞之人物有三人各執一見咸言我是故俱不相知三人既不能定豈復更須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前

何異彼也耶言其不待之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

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疏

天自然也倪分也夫彼我妄執是非無主所以三人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為問答和

以自然之分令歸無是無非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

曰是不是然不然

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

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

无辯

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之

疏

辯別也夫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

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為否故知是非然否理

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為分別故無辯也矣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

待

是非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疏

夫是非彼我相待而

成以理推尋待亦非實故變化聲說有此待名名既不真待便虛待待即非待故知不相待者也

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和之

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

疏

曼衍猶變化也

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然之分所以無是無非任其無極之化故能不滯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

性命也 忘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無竟

夫忘年故立同死生忘義故弥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

窮也 **疏** 振暢也竟窮也寓寄也夫年者生之所稟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是非也

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遣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是非蕩而為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

無窮寄言無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又遣於無極者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

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

與 **疏** 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特向也獨也莊子寓言以暢立理故寄

景與罔兩明於獨化之義而罔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坐起制在於形唯欲隨逐於他都無獨立志操者何耶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言天機自

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疏

夫物之形質咸稟自然事似有因理

在無待而形影非遠尚有天機故曰萬類參差無非獨化者也

吾有所待又有待

而然者邪

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而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疏

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待造物請問造物復何待乎斯則待待無窮卒乎無待

也 吾待蛇蚶蜩翼邪

若待蛇蚶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

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

疏

昔諸講人及郭生注意皆云蛇蚶是蝮下齟齬蜩翼

者是蜩翅也言蛇待蜥而行蜩待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飛禽走獸其類無窮何勞獨舉蛇蜥頗引為譬即今解蜥者蛇蛻皮也蜩翼者蜩甲也言蛇蛻舊皮蜩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其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而蛇蜩二蟲猶蛻皮甲稱異諸物所以引之故外篇去吾待蛇蜥蜩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蜥甲無異者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

不然 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

也則不足以物象形故明象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

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今罔兩之因景猶去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
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
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
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尔吾安識其所以
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内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
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尔宗物於外喪主於内而愛
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曾中何夷
之得有哉**疏**夫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
宰豈措情於尋責而思慮於心識者乎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

喻適志與

自快得意
悅豫而行

疏

栩栩忻暢貌也
夫生滅交謝寒暑逆迂

盖天地之常萬物之理也而莊生暉明鏡以照燭汎
上善以遨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

以夢為胡蝶栩栩而適其心
覺乃莊周濼濼而暢其志也
不知周也
方其夢為胡蝶而不

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
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
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
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

死者誤也
疏
方為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悅豫之甚
只言是蝶宜識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尔

俄然覺則濼濼然周也
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疏

濼濼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夢罷而覺驚怪思省方
是莊周故注去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

與
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

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疏
昔夢為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言

適志是以覺夢既無的
當莊蝶豈辯真虛者哉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

矣
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
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
疏 既覺

有蝶有莊乃曰浮
虛亦不無崖分也
此之謂物化
夫時不暫停而
今不遂存故昨

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
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

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
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疏

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茲交臂是以周
蝶覺夢俄頃之間後不知前此不知彼而何為當生

慮死妄起憂悲故知生
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一

齊物論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齊物論', '南華真經', and '注疏']

南華真經注疏卷第二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郭象注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

生非養生之主也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吾生也有涯

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疏

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智

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黔首之類莫不稱吾則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

而知也无涯

夫舉重携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齋

猶未足以慙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真極真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

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

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無涯遂使以心困形勞未慊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

有涯隨无涯殆已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 疏夫

也有限智也无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逐已而為知

者殆而已矣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 疏

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為之學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為善无近名為

惡无近刑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

疏

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切而言莫先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為惡也無不隣乎刑戮

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

緣督以為經

順中以為

常也

疏

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夷任物

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

養親

以適

可以盡年

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

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疏

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

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

蹠者然嚮然奏刀騞然

疏

庖丁謂掌厨丁役之人今之供

膳是也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之也蹠下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間理故以其

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脚踏履用膝刺築遂使皮肉離析者然嚮應進奏騞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明養

生之術者也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

經首之會

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其既適牛理又合音節

疏

桑林

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割聲嚮雅合宮商所以音中

桑林韻符經首也

文惠君曰諱善哉技蓋至此乎

疏

諱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音節遠合樂章故美其伎術一至於此者也

庖丁

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直寄道理於技耳

所好者非技也

疏

捨釋鸞刀對答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獻於君又解進過

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於解牛之伎耳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

无非牛者

未能見其理間

疏

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覩唯牛亦猶初學養生未照

真境是以觸途皆礙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但見其理

疏

操刀既久頻見理間所以纔覩有牛已知空卻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

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與

幻虛

疏

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率精

契至極推心靈以虛照豈用眼以取塵也

官知止而神欲行

司察之官

廢縱心而順理

疏

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主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

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生者其義亦然

依乎天理

不橫絕也

批

依天然之腠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猶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貪生以夭折也

大卻

有際之處因

疏

間卻交際之處用力而批矣之令其筋骨各相離異

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

導大窾

節解窾空就導令殊

疏

窾空也骨節空處導令殊亦猶學人以有資空將空導有

因其固然

刀不妄加

疏

因其空卻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耳聞必不妄加分別也

技經肯綮

之未嘗

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

而况大軼乎

軼戾大骨

刃也

疏

肯綮肉著骨處也軼大骨也夫伎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

理當不犯况養生運智妙體真空細惑尚不染心麓塵豈能累德

良庖歲更刀

割也

不中其理間也

疏

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况小學之人未體真

道證空捨有易奪之心者矣

族庖月更刀折也

中骨而折刀也

疏

况凡鄙之夫心靈闇塞觸境皆礙必損智傷神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砥

石

疏

砥砥礪石也牛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牛解數千遊

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若新磨者也况善養生人智窮空有和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自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凝然矣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

无厚以无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

必有餘地矣

疏 彼牛骨節素有間卻而刀刃鋒銳薄而不厚用無厚之刃入有

間之牛故遊刃恢恢必寬大有餘矣况養生之士體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閑暇有餘境智相冥不一不異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

發於研

疏 重疊前文結成其義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

其難為

交錯聚結為族

怵然為戒視為止

不復屬目於他

物也

行為遲

徐其手也

疏

節骨交聚磐結之處名為族也雖復遊刃於空善見

其卻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留意艱難為其怵惕戒慎專視徐手况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

交涉

必須戒慎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也

動刀其甚微諫然已

解

得其宜則用力少

如土委地

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

疏

諫化百反諫然

骨肉離之聲也運動鸞刀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地有何蹤跡况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

於塵境曾無罣礙境智冥合能所泯然

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

之躊躇滿志

逸足容豫自得之謂

疏

解牛事訖閑放從容提挈鸞刀彷徨

徙倚既而風韻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滿為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

善刀而

藏之

拭刀而

疏

善能保愛故拭而弑之况養攝生人光而不耀

文惠

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以

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疏

魏侯聞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美其神妙故歎以善哉

公文

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介偏刑之名

疏

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刑也公文見右師刑足故驚問所由於何

犯忤而致此殘刑於足者也

天與其人與

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

疏

為稟自天然少茲一足為犯於人事故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

曰天也

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偏刑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

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則而已哉

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關人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之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

人之貌

有與也

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

以是知其天

也非人也

是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

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疏

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所與

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趣

者方可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

小四百八十一 大五十三 疏二

乎樊中

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

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

疏

斲求也樊中雉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

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情於林籟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

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

神雖王不善也

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

也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為之善也

疏

雉居山澤飲啄自在

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之為善既遭樊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為清暢鳥既如此

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

出

人弔亦弔人號亦號

疏

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苦

縣當周平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罽賓而內外經書竟無其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混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為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教昇天備載諸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名失懷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奚洎三號而俯跡同凡事終而出也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邪

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

疏

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

非友之問

曰然

疏

然由是也秦失答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

然則弔焉

若此可乎

疏

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吊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

也

曰然

至人無情與眾號耳故若斯可也

疏

然猶可也動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

斯可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

疏

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向吾入而弔

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

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

言不斲哭而哭者

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致此甚愛也

疏

斲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兆庶愍念蒼生不待勤求為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如於母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君門人也是

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疏

是指斥哭人也倍加也言逃遁天然之性加添
流俗之情妾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
古

者謂之遁天之刑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遁天

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
疏夫逃遁天理倍加俗情哀樂

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議
適來夫子時也時自適去

夫子順也理當
疏夫子者是老君也秦失歎老

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死去亦順理而反真耳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

能入也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

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
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措其間矣
疏安於

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措其懷矣

古者

謂是帝之縣解也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

生之要也帝者天也為生死所係者為縣則無死

疏

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

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且老君大聖

真一死生豈復逃遁天刑馳驚憂樂子玄此注失之

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縣解乎文勢前後

自相銜楯是知道天之刑屬在哀慟之徒非閔老君

也指窮於為薪火傳也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

疏

窮盡也薪

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柴樵也為前也言人然火用手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

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
曾無係戀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
不知其

盡也

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
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

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
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疏

夫迷忘之徒役情執

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迂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
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為七章明義觀
其文勢過為繁冗今將為善合於第一
指窮合於老君摠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

郭象注

與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
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

不自用者為能隨變
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

疏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門人之中

摠四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名丘字仲尼亦魯人殷湯之後生衰周之世有聖德即顏回之師也其

根由■事迹徧在儒史今既解釋莊子意在玄虛故不復委碎載之耳然人間事緒糾紛寔難接物利他

理在不易故寄顏孔以顯化導之方託此聖賢以明心齋之術也孔聖顏賢耳

曰奚奚之**疏**衛即殷紂之都

今汲郡衛州是也此則曰奚奚為焉**疏**欲往衛國

重責顏生行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不與民同欲也**疏**衛君即靈公之子蒯瞶也荒淫昏亂縱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

人間世四

暴而不順物心顏子述已所聞以答厓父輕用其國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

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夫民為邦本本固則

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之也邦寧不能愛重黎元

方欲輕蔑其用欲莫敢而不見其過強足

不顛覆其可得乎諫也

諫辨足以飾非故百姓惶懼以距

而吞聲有過而無敢諫者也輕用民死於死地

不凝動靜泰然自安乃死者以國量乎澤若

輕用國民投諸死地也

蕉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疏蕉草芥也或征戰

而死者其數極多語其多少以國為量若舉為數造

次難悉縱恣一身不恤百姓視於國民如藪澤之中

草芥無所民其无如矣依歸

者也非但無可奈何亦乃

無所歸往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

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

其國有瘳乎

疏

庶冀也幾近也瘳愈也治邦盜謚不假匡扶亂國孤危應

須規諫顏生今將化衛是以述昔所聞思其稟受法言冀其近於善道譬彼醫門多能救疾方茲賢士必

能拯難荒淫之疾庶其瘳愈者也

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

其道不足以救彼患

疏

諱怪笑聲也若汝也殆近也孔子哂其術淺未足化他汝若往於衛必遭

刑戮者也

夫道不欲雜

宜正得其人

雜則多多則

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

而不能一愈也。夫靈通之道唯在純粹必其喧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心中擾亂心中擾亂則

憂患斯起藥病既乖彼此俱困已尚不立焉能救物哉。古之至人先存諸

已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諸於也存立也古昔至德

之人虛懷而遊世間必先安立己道然後拯救他人未有己身不存而能接物者也援引古人以為鑒誠

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

行者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羣才功

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夫唯虛心以應務志智以養真寄當於群

才歸功於萬物者方可處涉人間逗機行化也今類回存立已身猶未安定是非喜怒勃戰曾中有何庸

暇輒至於衛欲諫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暴君此行未可也

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
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

汝頗知德蕩智出所由乎哉夫德之所以流蕩喪真
為矜名故也智之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夫惟

善惡兩忘名實雙遺者故能
名也者相軋也知
萬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

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

也
夫名智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
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

矜名則更相毀損顯智則爭競路興
故二者並凶禍之器盡不可行於世
且德厚信

人間世而

矻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疏

確

實也假且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芳名令聞不與物爭而衛君素性頑愚凶悻少鑒既未達顏回之意氣豈

識匡扶之心乎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

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

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彊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

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

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疏繩墨

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逢也之言即五德聖智也回之德性衛君未達而強用仁義之術行於暴人之前所述先王美言必遭衛君憎惡故

不可也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適不信受則謂與 己爭名而反害之 **疏** 命名也衛侯不達汝心謂汝

菑故也 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

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

為明君則不若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

則無往而不可也 **疏** 殆近也夫歎也汝若往衛必近危亡為

愛賢人憎惡不肖故當朝多君子屏黜小人已有忠臣何求於汝汝至於彼亦何異彼人既與無異去便無

益 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闚其捷

人間世四

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
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
疏 詔言也王

公衛侯也汝若行衛唯當默爾不言若有箴規必遭
戮辱且衛侯恃千乘之勢用五等之威飾非距諫鬪
其捷辯汝既恐

怖何暇匡扶也
而目將熒之 其言辯捷使人眼眩也
疏 熒眩

也衛侯雖荒淫暴虐而甚俊辯聰明加持人君之威
陵藉忠諫之士故顏回心生惶怖眼目眩惑者也

而色將平之 不能復自
異於彼也
疏 縱有諫心不敢顯異
顏色靡順與彼和平

口將營之 自救解
不暇
疏 衛侯位望既高威嚴可畏
顏生恐禍及已憂懼百端

所以口舌自
營略無容暇
容將形之 形見也既懼災害故
疏 委順面從擊蹠曲拳

形跡斯
見也
心且成之 乃且釋已
以從彼也
疏 豈直外形從順
亦乃內心和同

不能進善而更成彼惡故也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

之曰益多

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威

疏

以用也夫用火救火猛燎更增

用水救水波浪弥甚故顏子之行適足成衛侯之暴不能匡勸可謂益多也

順始无窮

尋常守故未肯變也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

之前矣

未信而諫雖厚言為害

疏

汝之忠厚之言近不信用則雖誠心獻替而必

遭刑戮於暴虐君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

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

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者也

疏

謚法賊民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姓關字龍逢夏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比干殷紂之庶

叔忠諫而被割心偃拊猶愛養也拂逆戾也此二子者並古昔良佐修飾其身伏行忠節以臣下之位憂君上之民臣有德而君無道拂戾其君咸遭戮辱援古證今足為龜鏡是知顏回化衛理未可行也

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不欲令臣

有勝君之名也

疏

擠墜也陷也毒也夏桀殷紂無道之君自不揣量猶貪令譽故因賢臣之修飾

肆其鳩毒而陷之意在爭名逐利遂至於此故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

敖禹攻有扈國為墟厲身為刑戮其用

兵不止其求實无已是以皆求名實者也

而獨不聞之乎

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復乃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

疏

堯禹二君已具前解叢枝胥敖有扈並是國名有扈者今雍州鄠縣是也宅無人曰墟鬼無後曰厲言此三國之君悉皆無道好起兵戈征伐他國豈唯貪求實利亦乃規覓虛名遂使境土亡墟人民絕滅身遭刑戮宗廟顛殞貪名求實一至如斯今古共知汝獨不聞也

名實者聖人之所

不能勝也而况若乎

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眾

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

疏

夫庸人暴主貪利求名雖堯禹聖君不能懷之以德

猶興兵眾問罪夷凶况顏子匹夫空手行化不然之理亦在無疑故也

雖然若必有

以也嘗以語我來

疏

嘗試也汝之化道雖復未引既欲請行必有所

以試陳汝意
告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

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疏

正端

其形盡人臣之敬虛豁心慮竭匡
諫之誠既承高命敢述所以耳

勉而一

一言遜而

疏

勉厲身心盡誠奉國
言行忠謹纔無差二

則可乎

疏

如前二術可以行不

曰惡

惡可

言未可也

疏

惡惡猶於何也於何而可言未可也

夫以陽爲

充孔揚

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其揚於外強禦之至也

疏

陽剛猛也充滿

也孔甚也言衛君以剛猛之性
滿實內心強暴之甚彰揚外跡

采色不定

喜怒無常

疏

順心則喜違意則嗔
神采氣色曾無定準

常人之所不違

莫之敢逆

疏

為性暴虐威猛尋常
諫士賢人詎能逆迂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

與其心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己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

疏案抑也容與猶放縱也人以快善之事箴規感動君乃因其忠諫而抑挫之以求快樂縱容遂其淫

荒之意也名之曰日漸之息不成而况大息

乎言乃少多無回降之勝也**疏**衛侯無道其來已久日將漸

聖明如何可望也將執而不化故守其本意也**疏**飾非闇主不能從人

諫如流固執本心誰肯變惡為善者也外合而內不訾其庸

詎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疏**外形擊蹠以盡

足恭內心順從不敢訾毀以此請行行何利益化衛之道庸詎可乎斯則斥前端虛之術未宜行用之矣

人間世四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顏回更說此三條也

疏

前陳二事已被詆訶今設三條庶其允合此標題目下釋其義顏生述己以簡宣足是也

內

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

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

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

物無貴賤得生

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疏

此下釋義蘄求也言我內心質素誠直共

自然之理而為徒類是知帝王與我皆稟天然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遺善惡於榮辱復矜名以避惡求善

於佗人乎具此虛懷庶其合理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

謂與天為徒

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

疏

然如此也童子

嬰兒也若如向說推理直前行比嬰兒故人謂之童子結成前義故是之謂與天為徒也

外曲

者與人之為徒也孳跽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

者人亦無疵焉

疏

夫外形委曲隨順世間者將人倫為徒類也擎手跽

足磬折曲躬俯仰拜伏者人臣之禮也而和同塵垢汚隆任物人皆行此我獨不為耶是以為人所為故

人無怨疾也

是之謂與人為徒

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者也

疏

此結成也

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成於今而比於古也

疏

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故與古之忠臣比干等類是其義也

其言

雖教謫之實也

雖是常教實有諷責之旨

疏

謫責也所陳之言雖是教

迹論其意旨實有諷責之心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疏

古

以來有此忠諫非我今日獨起箴規者也

若然者雖直而不病

寄直

於古故無以病我也

疏

若忠諫之道自古有之我今誠直亦幸無憂累

是之謂與

古為徒

疏

此結前也

若是則可乎

疏

呈此三條未知

不可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

當理

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

疏

謀條理也當也法苟當理不俟多端政設三條大傷繁冗

於理不當亦不安恬故於何而可也雖固亦无罪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疏

設此三條雖復固陋既未行李亦幸無咎責者也雖然止是耳矣夫

胡可以及化罪則無矣疏胡何也顏回化衛止有是法纔可獨

善未及濟時故何可以及化也又解若止而勿行於理便是如其適衛必自遭殆也猶師心

者也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疏夫聖人虛己應時無心譬彼明鏡方

茲虛谷今顏回預作言教方思慮可不既非忘淡薄故知師其有心也顏回曰吾

无以進矣敢問其方顏生三術一朝頓盡化衛之道進趣

無方更請聖師庶聞妙法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

人間世四

之其易邪

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

疏

顏回殷勤致請尼父為說心齊

但能虛忘吾當告汝必其有心為作便乖心齊之妙故有心而索玄道誠未易者也

易之者

皦天不宜

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

疏

爾雅云夏曰皓天言其氣皓汗也以有為

之心而行道為易者皦天之下不見其宜言不宜以有為心齋也

顏回曰回之家

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

可以為齋乎

疏茹食也葷辛菜也齋齊也謂心跡俱不染塵境也顏子家貧儒史具

悉無酒可飲無葷可茹簞瓢蔬素已經數月請若此得為齋不

曰是祭祀之齋

非心齋也

疏

尼父荅言此是祭祀神君獻宗廟俗中致齋之法非所謂心齋者也

曰曰敢問心齋

疏 向說家貧事當祭祀心齋之術請示其方

仲

尼曰若一志

去異端而任獨者也乎

疏

志一汝心無復異端疑寂虛志

冥符獨化此下答於顏子廣示心齋之術者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

以心

疏 耳根虛寂不疑宮商反聽無聲疑神心符

無聽之以心而

聽之以氣

疏 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

柔遣之又遣漸

階玄妙也乎

聽止於耳

疏

不著聲塵止於聽此釋無聽之

以耳

心止於符

疏 符合也心起緣慮必與境合庶令疑寂不復與境相符此

釋無聽之

以心者也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遣耳目去心意

而符氣性之自得
此虛以待物者也

疏

如氣柔弱虛空其心寂泊忘
懷方能應物此解而聽之以

氣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虛其心則至
道集於懷也

疏

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
如虛心者心齊妙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

使實自回也

未始使心齊
故有其身

疏

未稟心齊之教
猶懷封滯之心

既不能隨體以忘身
尚謂顏回之實有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既得心齊之
使則無其身

疏

既得夫子之教使其人以虛齊
遂能物我洞忘未嘗之可有也

可

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疏

夫子向說心齊
之妙妙盡於斯

吾語

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放心自得
之場當於

實而止 **疏** 夫子語顏生化衛之要慎莫據其樞要且復遊入蕃傍亦宜晦跡消聲不可以名智感物

樊蕃也 **入則鳴不入則止** 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

任彼耳不強應也 **疏** 若己道狎衛侯則可鳴聲匡救如其諫不入耳則宜緘口忘言強顯忠貞

必遭禍害 **無門無毒** 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 **疏**

毒治也如水如鏡應感虛懷己不預作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不

己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者也 **疏** 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止而

應之機感冥會非預謀也 **則幾矣** 理盡於斯 **疏** 幾盡也應物 **絕**

迹易無行地難 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 **絕** 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

傷性不可得也

疏

夫端居絕跡理在不難行不踐地故當不易亦猶無為虛寂應感則易有為思

慮涉物則難其理必然故舉斯譬矣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

以偽

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

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

疏

夫人情驅使其法麤

淺而所以易欺天然馭用斯理微細是故難矯故知人間涉物必須率性任真也

聞以有

翼飛者矣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

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

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

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

疏

夫鳥無六翮必不可以搏空人無二智亦未能以接物也

瞻

彼闕者虛室生白

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
室虛而純白獨生矣

疏

瞻觀照也彼前境也闕空也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
能虛其心室乃照真源而智惠明白隨用而生白道

也
吉祥止止

夫吉祥之所集者
至虛至靜者也

疏

吉者福善
之事祥者

嘉慶之徵止者凝靜之智言吉祥善福
止在凝靜之心亦能致吉祥之善應也

夫且不止

是之謂坐馳

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
以應坐之日而馳驚不息也故

外敵未至而內已
困矣豈能化物哉

疏

苟不能形同槁木心若死灰
則雖容儀端拱而精神馳驚

不謂形坐而
心馳者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

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

夫使耳目閉
而自然得者

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
冥尚無幽昧之責而况人間之累乎

疏

徇使也夫能令

根竅內通不緣於物境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者斯
則外遣於形內志於智則墮體黜聰虛懷任物鬼神
冥附而舍止不亦當乎人倫鑽仰而歸依
固其宜矣故外篇云無鬼責無人非也
是萬物

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籙之所

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
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

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為見
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而為得者則欲賢可以得
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
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
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朱
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

喪於外處身不適而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疏指是

斤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齊等法能造化萬物孕育蒼生也伏牛乘馬號曰伏犧姓風即太昊凡遠者三

皇已前無文字之君也言此心齊之道夏禹虞舜以為應物綱紐伏犧凡遠行之以終其身而况世間凡

鄙踈散之人軌轍此道而欲化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

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疏**

楚莊王之玄孫尹成子名諸梁字子高食采於葉僭號稱公王者春秋實為楚子而僭稱王齊即姜姓太

公之裔其先禹之四岳或封於呂故謂太公為呂望周武王封太公於營上是為齊國齊楚二國結好往

來玉帛使乎相繼不絕或急難而求救或問罪而請兵情事不輕委寄甚重是故諸梁憂慮詢道仲尼也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恐直空報其敬

而不肯急應其求也

疏

齊侯跡爾往來心無真寔至於迎待楚使甚自殷勤所請事情未達依允

奉命既重預有此憂

匹夫猶未可動而况諸侯乎吾

甚慄之

疏

匹夫鄙志尚不可動况乎五等如

子

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

以權成

夫事無小大少有不宣以成爲權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者也

疏

者

仲尼寡之言少夫經營事緒抑乃多端雖復大小不同而莫不以成遂爲歡適也故諸梁引前所稟用發右

也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夫以成爲權者不成則怒

矣此楚王之
所不能免也

疏

情若乖阻事不成遂則
有人倫之道刑罰之憂

事若成

則必有陰陽之患

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
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疏

喜則陽舒憂則陰慘事既成遂中情允愜變昔
日之憂為今時之喜喜懼交集於一心陰陽勃

戰於五藏冰炭聚結
非患如何故下文云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

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成敗若任之於彼
而莫足以患心者

唯有德
者乎

疏

安得喪於靈府任成敗於前途
不以憂喜累心者其唯盛德焉

吾食

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

對火
而不

思涼明其所
饌儉薄也

疏

臧善也清涼也承命嚴重心懷怖
懼執用麤食不暇精膳所饌既其

儉薄爨人不欲思涼然火不多無熱可避之也今吾朝受命而夕

飲冰我其內熱與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

之為也 疏 諸梁晨朝受詔暮夕飲冰足明怖懼憂愁內心燠灼詢道情切達照此懷也 吾

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

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

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也 疏 夫情事未決成敗不知而憂喜存懷

是陰陽之患也事若乖舛必不成遂則有人臣之道刑網斯及有此二患何處逃憊 為人臣

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疏

忝為人臣濫充末使位高德薄不足任之仲尼曰
子既聖人情兼利物必有所以幸來告示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疏

戒法也寰宇之內教法極多要切而論莫過二事二事義旨具列下文
子之愛親

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疏夫孝子事親盡於愛

敬此之性命出自天然中心率由故不可解臣之事君義也無適

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人聚不以一

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疏夫君賢不可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臣上

下理固必然故忠臣事君死成其節此乃分義相投非關天性然六合雖寬未有無君之國若有罪責亦

何處逃愆是以奉命即行無勞進退

是之謂大戒

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

也

疏 結成以前君親大戒義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

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疏

夫孝子養親務在順適登仕求

祿不擇高卑所遇而安方名至孝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

安之忠之盛也

疏

夫禮親事主志盡忠貞事無夷險安之若命豈得揀

擇利害然後奉行能如此者是忠臣之盛美也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

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德之至也

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

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
 休戚於其中雖事九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於君親
 哉
疏 夫為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體違順之不
 殊達得喪之為一故能涉哀樂之前境不輕
 易施知窮達之必然豈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
 順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立德孰能如茲也 **為**

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

而忘其身
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
 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

心於其
疏 夫臣子事於君父必須致命盡情有事
身哉
 即行無容簡擇忘身整務固是其宜苟

不得止應
須任命也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

其行可矣
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
 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

當俱往而謀生慮死吾未見能成其事者也

疏

既曰行人無容悅惡奉事君命但當適齊有何

閑暇謀生慮死也

上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

以信

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

遠則必忠之以言

以遙

言傳意也

疏

凡交遊隣近則以信情靡順相去遙遠則以言表忠誠此仲尼引己所聞勸戒諸梁

也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是

下之難者也

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

疏

以言表意或使人傳彼此相投乍相喜怒為此使乎人間未易

夫兩喜必多溢

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

當也 **疏** 溢過也彼此兩人互相喜怒若其凡溢之

類妄 傳者妄作 嫌非彼言似 **疏** 類似也夫溢當之言體非

也 構 妄則其信之也莫 莫然疑 **疏** 莫致疑貌

者妄作遂生不信之心莫然疑之也 莫則傳言者殃 就傳過言似

有疑則傳言者橫 以輕重為罪也 **疏** 受者生疑心懷不信 故法

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 **疏** 夫處涉人間

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須探察常情必使賓主折中不得傳一時喜怒致兩

人問世四

當來之軌轍也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

本共好戲

常卒

乎陰

欲勝情至潛興害彼者也

疏

陽喜也陰怒也夫較力相戲非無機巧初始戲譎則

情在喜歡逮乎終卒則心生忿怒好勝之情潛似相害世間喜怒情變例然此舉鬪力以譬之也

泰

至則多奇巧

不復循理

疏

忿怒之至欲勝之甚則情多奇譎巧詐百端也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尊卑有別旅酬有次

常卒乎

亂

湛湏淫液也

疏

治理也夫賓主獻酬自有倫理倒辨之後無復尊卑初正卒亂物皆

如此舉飲酒以為譬

泰至則多奇樂

淫荒縱橫無所不至

疏

宴賞既酬

荒淫斯甚當歌屢舞無復節文多方奇異歡樂何極也

凡事亦然始乎諒

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

疏

九情常事亦復如然莫不始則誠信終則鄙惡初起

簡少後必巨大是以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合喻也

夫言者風波也行者

實喪也

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

疏

夫水因風而起波譬心因言而喜怒

也故因此風波之言而行喜怒者則喪於實理者也

風波易以動實喪易

以危

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

疏

風鼓水波

易為動蕩譬言喪實理危殆不難也

故忿設无由巧言偏辭

夫

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耳

疏

夫施設忿怒更無所由每為浮偽巧言偏辭諂

故也 倭之 獸死不擇音氣息 弗然於是並生

心厲

譬之野獸蹴之窮地音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 弗然暴怒俱生 瘕疵以相對之

疏

夫野獸困窘迫之窮地性命將死鳴不擇音氣息 弗鬱心生 疵疾忽然暴怒搏噬於人此是起

也 譬 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

知其然也

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 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 故大人蕩然放物

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 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矣

疏

夫剋切責核逼迫太甚則不善

之心歛然自應情事相感物理自 然是知躁則失君寬則得眾也

苟為不知其

然也孰知其所終

苟不自覺安能知 禍福之所齊詣也

疏

夫急躁忤

物必拒之理數自相召不知所以且當時以不肖應之則誰知終後之禍者耶故法言曰

无遷令傳彼實也疏承君令命以實傳之不得以无

勸成任其自成疏直陳君令任彼事情無過度益

也益則非任實者疏安於天命率性任情無勞遷令

勸成殆事此事之危殆者疏故改其君命強勸彼我

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譬疏心之所美

不由勸獎故能長久惡成不及改彼之所惡而勸強疏率意而成

心之所惡強勸而成不及多時尋當改悔可不慎與疏處涉人世御

人間世四

法言深
且夫乘物以遊心

且夫乘物以遊心

寄物以為
意也

疏

夫獨
化之

士混跡人間乘有物以遨遊運
虛心以順世則何殆之有哉

託不得已以養

中至矣

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
全矣斯接物之至者也

疏

不得已者
理之必然

也寄必然之事養中和之心斯
真理之造極應物之至妙者乎

何作為報也

當

齊所報之實何為為
齊作意於其間哉

疏

率己運命推理而行何須
預生抑度為齊作報故也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直為致命最易而以
喜怒施心故難也

疏

直致率情任於天命甚自簡易
豈有難耶此其難者言不難

顏闔將傳

衛靈公太子

疏

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太子蒯
瞞也顏闔自魯適衛將欲為太

子之師 傳也 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

天殺疏 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蒯瞶稟天

故言有人於此將為儲 與之為無方則危吾

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 夫小人之性引

縱其無度 則亂邦 疏 方猶法稟性凶頑不履仁義與之方

而荒淫顛蹙 所以亡國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

知其所以過 不知民過之由己故 疏 己之無

悛革百姓有罪 誅戮極深唯見黔首之慙不 若然

人間世四

者吾奈之何疏然猶如是將奈之何詢道蘧瑗故陳其所以蘧伯玉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反覆與會

俱所以戒勗也己身不可率耳防慎儲君勿輕疏犯觸身履正道隨順機宜前歎其能問

後則示其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迕疏和而不同

身形從就不乖君臣之禮心雖然之二者有患

疏前之二條略標方術既就者形順入未盡善猶有其患累也就者遂與同

疏郭注云就者形順和者以義濟出和不欲出者自顯伐也疏

入者遂與同也和者以義濟出和不欲出者自顯伐也形就而入且為顛為

諸君不顯己能斯不出也和者以義濟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

滅為崩為蹶

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

小異

耳 疏

顛覆也滅絕也崩壞也蹶敗也形容從就同入彼惡則是顛危而不扶持故致顛覆

滅絕崩蹶敗壞與彼俱亡也矣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

為孽

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立同光塵

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疏

變物為妖孽災也雖復和光同塵而

自顯出己智不能韜光晦跡故有濟彼之名蒯曠惡其勝己謂其妄生妖孽故以事而害之

彼且

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无町畦亦

與之為无町畦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

崖達之入於无疵

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

疏

町畔也畦埴也與共

也入會也夫處世接物其道寔難不可遂與和同亦無容■頓生乖忤或同嬰兒之愚鄙且復無知或類

田野之無畦略無界畔縱奢侈之貪求任凶猛之殺戮然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達斯趣者方會無累之

也道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夫

螳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柰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

疏

螳螂有斧蟲也夫螳螂鼓怒其臂以當軒車之轍雖復自恃才能之美善而必不勝舉其職任喻顏闔欲

以已之才能以當儲君之勢何異乎螳螂怒臂之當車轍也

戒之慎之積伐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

疏

積蘊蓄也而汝也幾危也既傳儲君應須戒慎今乃蘊蓄才能自矜汝美犯觸威勢必致危亡

汝

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

其殺之之怒也

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

疏

汝頗知世有養虎之法乎

猪羊之類不可生供猛獸恐其因殺而生嗔怒也

不敢以全物與之

為其決之之怒也

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

疏

汝頗

知假令以死物投獸猶須先為分決若使虎自齧分恐因用力而怒之也

時其飢飽

達其怒心

知其所以怒而順之

疏

知飢飽之時達喜怒之節通於物理豈復危亡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

殺者逆也

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疏

夫順則悅媚虎狼可以馴狎逆

則殺害至親所以交兵美己之道既同涉物之方無別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

矢以蜃盛溺

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者也

疏

蜃大蛤也愛馬

之屎意在貴重屎溺至賤以大蜃盛之情有所滯遂至於是大

適有蚤蚩僕緣

僕僕然群著馬

而拊之不時

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

則缺銜毀

首碎曾

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

疏

僕聚也拊拍也銜勒也適有蚤蚩群聚緣馬主

既愛惜卒然拊之意在除害不定時節掩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缺銜勒挽破轡頭人遭蹄踏碎曾毀

首者也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立可不慎耶

意至除患卒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疏

亡猶失也

意之所在在乎愛馬既以毀損即失其所愛人間涉物其義亦然機感參差即遭禍害拊馬之喻深宜慎

也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

疏

適之

也曲轅地名也其道屈曲猶如嵩山之西有轅轅之道即斯類也櫟木名也社土神也祀封土曰社社吐

也言能吐生萬物故謂之社也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巧者之私名其人自魯適齊塗經曲道覩茲異木

擁腫不材欲明處涉人間必須以無用為用也 其大敞數千牛絜之

百圍**疏**絜約束也櫟社之樹特高常木枝葉覆蔭蔽數千牛以繩束之圍麤百尺江南莊本

多言其大蔽牛無數千字此本應錯且商亡之木斷
結駟千乘曲轅之樹豈蔽一牛以此格量數千之本
也是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

者旁十數疏

七尺曰仞此樹直竦崟岑七十餘尺然後挺生枝幹蔽日梢雲堪為

船者旁有數十木之大蓋其狀如是也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

行不輟疏

輟止也木大異常看者甚眾唯有匠石知其不材行塗直過曾不留視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

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

不肯視行不輟何邪疏

門人驚櫟社之盛美乃住立以視看自負

笈以從師未見材有若此怪大也匠之不顧走及遂以諮詢曰已矣勿言之

矣已止也匠石知大木之不材非世俗之散木所用嫌弟子之辭費訶令止而勿言也

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木

體重為船即沉近土多敗為棺槨速折疏散以為

器則速毀既人為器物貴在牢固以為門

戶則液楠以為柱則蠹楠脂汗出也蠹木內蟲也為門

戶則液楠而脂出為梁柱則蠹而不牢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

用故能若是之壽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散

人間世四

材之木涉用無
堪所以免早夭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

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凡可用之木為文木

䟽

惡乎猶於何也若汝也予我也可用之木為文木也匠石歸寢櫟社感夢問於匠石汝將何物

比並我哉為當將我作不材散木邪為當比予於有用文章之木邪

夫相梨橘柚

果蓏之屬**䟽**

夫在樹曰果相梨之類在地曰蓏瓜瓠之徒汝豈比我於此之輩者

邪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

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季而

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

是物皆以自用傷

疏

夫果蔬之類其味堪食子實既熟即遭剥落於是大枝折損小枝發泄此

豈不為滋味能美所以用苦其生毀辱之言即斯之謂且春生秋落乃盡天幸中塗打擊名為橫夭而有識無情世俗人物皆以有用傷夭其生故此結言莫不如是培打也

且乎求无所可

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數有瞬眈已者唯今匠石明之耳

為

予大用

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

疏

不材無用必獲全生櫟社求之其來久矣而庸

拙之匠疑是文木頻去顧眄欲見誅剪懼夭斧斤隣乎死地今逢匠伯鑒我不材方得全生為我大用幾也近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若有用必

見伐 **疏**

向使我是文木而有材用必遭翦截夭折斤斧豈得此長大而壽幸乎

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疏

汝之與我皆造化之一物也與物豈能相知奈何哉假問之辭而幾死之散人

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疏匠石以不材為散櫟社

為散人也炫才能於世俗故隣於夭折我以踈散而無用故得全生汝是近死之散人安知我是散木耶

託於夢中以戲匠石也匠石覺而診其夢疏診占也匠石既覺思

量睡中占侯其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夢說向弟子也

耶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疏櫟木意趣取於無用為

社以自榮乎門人未解故起斯問也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

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

疏

若汝也彼謂社也汝但慎密莫輕出言彼社之神自來寄

託非關此木

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

言此木乃以社

為不知己而見辱病者也豈榮之哉

疏

詬辱也思此社神為不知我以無用為用貴在全生乃橫

來寄託深見詬病翻為羞耻豈榮之哉

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木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

疏

本以踈散不材故得全其生道假令

不為社樹豈近於翦伐之害乎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

彼以無保

為保而眾以有保為保

疏

踈散之樹以無用保生文木之徒以才能折夭所以為其異之者也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

泊然不為而群才自用自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以無用之所以全生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乎

疏

夫散木不材稟之造物賴其無用所以全生而社神寄託以成詬厲更以社義讚譽失之弥遠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亡見大木焉有異

結駟千乘隱將茫其所賴

其枝所陰可以隱茫千乘者也

疏

伯長也其道甚尊堪為物長故為之伯即南郭子綦也商亡地名在梁宋之域駟馬曰乘賴陰

也子綦於宋國之中徑於商亡之地遇見大木異於尋常樹本麓長枝葉茂盛垂陰布影蔭覆極多連結

車乘可庇駟千匹馬也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

材疏

子綦既觀此木不識其名疑有異能故致斯大

夫仰而視其細枝

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見其大

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

疏 軸解者如車軸之轉

謂轉心木也周身為棺棺字也周棺為槨夫槨棟須直拳曲所以不堪棺槨藉牢解散所以不固也

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

三日而不已

疏

以舌咭葉則脣口爛傷用鼻嗅之則醉悶不止醒酒病也

子

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

也

疏 通體不材可謂全生之大才眾諸無用乃是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斤斧而蔭庇千乘也

矣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夫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

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才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

疏

夫至人神矣陰陽所以不測混跡人間和光所

以不耀故能深根固蒂長生之久視舟船庶物蔭覆黔黎譬彼櫟社方茲異木是以嗟嘆神人用不材者

大材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

疏

荆氏地名也宋國有

荆氏之地宜此楸柏桑之三木悉皆端直堪為材用此略舉文木有材所以夭折對前散木無用所以全

也生

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

疏

兩手曰拱一手曰把狙猴獼猴也杙檠也亦杙也拱把之木其才非大適可斲為杙檠以擊扞

也獼猴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斲之

疏

麗屋棟也亦曰小舩也高名榮顯也三尺四尺之七圍其木稍大求榮華高屋顯好名舩者輒取之也

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

疏

禪旁棺材也亦言棺之全一邊而不兩合者謂之禪旁七八尺圍其木極大富貴之屋商賈之

家求大板為棺材者當斬取之也

故未終其天幸而中道之

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有材者未能無惜也

疏

為有用故

不盡造化之幸而中塗夭於工人之手斯皆以其才能為之患害也

故解以之牛

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

者不可以適河

巫祝解除弃此三者必妙選駢具然后敢用

疏

顛額也亢高也痔下漏病也巫祝陳葛豹以祠祭選
牛豕以解除必須精簡純色擇其好者展如在之誠
敬庶冥感於鬼神令乃有高鼻折額之豚白額不駢
之犢痔漏穢病之人三者既不清潔故不可往於靈
河而設祭奠者也古者將入沉河以祭河
伯西門豹為鄴令方斷之即其類是也 此皆巫

祝以知之矣

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

所以為不祥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夫全生者天下之所

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所謂大祥神

疏

女曰巫男曰覲祝者執板讀祭文者

人不逆也祥善也巫師祝史解除之時知此三者不堪享祭故弃而不用以為不善之物也然神聖之人知侔造化知不材無用故得全生是知白顛

亢鼻之言痔病不祥之說適是小巫之鄙情豈曰大
人之適智故才不全者神人所以為吉祥大善之事
也

支離䟽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疏支四

離拆百體寬䟽遂使頤頰隱在臍間肩
膊高於項上形容如此故以支離名之
會撮指天

五管在上兩髀為脇疏會撮高豎貌五管五
臟脬也五臟之脬並

在人背古人頭髻皆近頂後今支離殘病偃僕低頭
一使藏脬頭髻悉皆向上兩脚髀股孿縮而迫於脇

也肋挫鍼治解足以餬口疏挫鍼縫衣也治解
洗浣也餬飼也庸

役身力以飼
養其口命也
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疏小筴

箕也精米也言其掃市場鼓筴筴播揚土簡精麤也
又解鼓筴謂布著數卦兆也播精謂精判吉凶辨精

靈也或掃市以供家口或賣卜以活身命所得之物可以養十人也

上徵武士則

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間

持其無用故不自竄匿

疏

邊蕃

有事徵求勇夫殘病之人不堪征討自得無懼攘臂遨遊恃其無用故不竄匿

上有大役

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不任徭役故也

疏

國家

有重大徭役為有痼疾故不受其功程者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

鐘與十束薪

役則不與賜則受之

疏

六石四斗曰鍾君上憂伶鰥寡矜恤

貧病形殘既重受物還多故郭注云役則不預賜則受之者也

夫支離其形者

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季又况支離其

德者乎

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才與物冥而無跡故免人間之害處常

美之實此支離其德者也

疏

夫支離其形猶忘形也支離其德猶忘德也而况支離殘病適是忘

形既非聖人故未能忘德夫忘德者智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故能成功不居為而不恃推功名於群有與物冥而無跡斯忘德者也夫忘形者猶足以養身終季免乎人間之害何况忘德者耶其勝劣淺深故不可同季而語矣是知支離其德者其唯聖人乎

孔子適楚

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

之衰也

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盛衰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

疏

何如

猶如何也適之也時孔子自魯之楚舍於賓館楚有賢人姓陸名通字接輿知孔子歷聘行歌譏刺鳳兮

鳳兮故哀歎聖人比於來儀應瑞之鳥也有道即見無道當隱如何懷此聖德往適衰亂之邦者耶來

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趣當盡臨時之宜耳**疏**當

之世有懷道之君可應聘者時命如馳故不可待適往之時堯舜之主變化已久亦不可尋趣合當時之

宜無勞瞻前顧後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

人生焉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者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

亂者自求生故**疏**有道之君休明之世聖人弘道忘生而不死施教成就天下時逢暗主命屬

荒季適可全生遠害韜光晦跡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不瞻前顧後而

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疏**方猶當今喪亂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之時正屬衰周

之世危行言遜僅可免於刑戮方欲執跡應聘不亦妄乎此接輿之詞譏謂孔子也福輕乎

羽莫之知載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

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

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

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者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者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

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

物寄之雖重不盈鎰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

人間世四

世之大迷也

疏

夫視聽知能若有涯分止於分內可以全生求其分外必遭夭折全生所以為

福夭折所以為禍而分內之福輕於鴻毛貪競之徒不知載之在己分外之禍重於厚地執迷之徒不知避之去身此蓋流俗之常患者也故寄孔陸以彰其累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跡不可掩矣有其

己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

疏

已止也殆危也仲尼生衰周之末當澆季

之時執持聖跡歷國應聘頻遭斥逐屢被詆訶故重言已乎不如止而勿行也若用五德臨於百姓捨已効物必致危已猶如畫地作跡使人走逐徒費巧勞無由得掩以已率物其義亦然也

迷陽

迷陽無傷吾行

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

全其吾則九稱吾者莫不皆全也

疏

迷亡也陽明也動也陸通勸屈父令其晦跡韜光宜放獨

任之無為志遣應物之明智既而

吾行卻曲無

傷吾足

曲成其行自足矣

疏

卻空也曲從順也虛空其心隨順物性則九稱吾者

自足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疏

寇伐也山中之

木楸梓之徒為有材用橫遭寇伐膏能明照以充燈炬為其有用故被煎燒豈獨膏木在人亦然

桂

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疏

桂心辛香故遭斫伐

漆供器用所以割之俱為才能夭於斤斧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

知無用之用也

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

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悅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疏

楸柏橘柚膏火桂漆

斯有用也曲轅之樹商亡之木白顙之牛亢鼻之豕斯無用也而世人皆炫已才能為有用之用而不知支離其德為無用之用也故郭注云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乎其生也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郭象注

德充於內物應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

也

魯有兀者王駘

疏
姓王名駘魯人也削一足曰兀形雖殘兀而心實虛

忘故冠德充符而為篇首也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弟子多少

敵孔子疏若如也陪從王駘遊行稟學門人多少似於仲尼者也常季問於

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疏姓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駘遊行外忘形骸內德充實所以從遊學者數

滿三千與孔子之徒中分魯國常季未達其趣是以生疑立不教坐不議虛

而往實而歸各自得而足也疏弟子雖多曾無講說立不教授坐無議論

請益則虛心而往得理則實腹而歸又解未學無德亦為虛往也固有不言之

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怪其殘形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

德充符五

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疏

教授門人曾不言議殘兀如是無復形容而玄道至德內

心成滿必固有此衆乃從之也

是何人也

疏

常季怪其殘兀而聚衆極多欲顯德

充之美故發斯問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上上也直後

而未往耳上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上者

乎疏

宣尼呼王駘為夫子答常季云王駘是體道聖人也汝自不識人所以致疑上直為參差

在後未得往事上將尊為師傅諮詢問道何况晚學之類不如上者乎請益服膺固其宜矣

奚

假魯國上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夫神全心具則體與

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

疏

奚何也何但假藉魯之一邦耶上將誘引

宇內稟承盛德猶恐未盡其道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

生其與庸亦遠矣

疏 王盛也庸常也先生孔子也彼王駘者是殘兀

之人門徒侍從盛於居父以斯疑怪應異常流與九常之人固當遠矣

若然者其

用心也獨若之何

疏 然猶如是也王駘盛德如是為物所歸未審運

智用心獨若何術常季不妄發此疑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人雖日變

然死生之變變之大者也

而不得與之變

彼與變俱故死生不變於彼

疏

夫山舟潛遁薪指遷流雖復萬境皆然而死生最大但王駘心冥造物與變化而遷移跡混人間將死生而俱往故變所不能變者也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

遺

斯順之也

疏

遺失也雖復圓天顛覆方地墜陷既冥於安危故未嘗喪我也

審乎

無假

明性命之固當

而不與物遷

任物之自遷

疏

靈心安審

妙體真元既與道相應故不為物所遷變者也

命物之化

以化為命而無乖迕

而守

其宗也

不離至當之極

疏

達於分命冥於外物唯命唯物與化俱行動不乖寂故恒

住其宗本者也

常季曰何謂也

疏

方深難悟更請決疑

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

疏

万物云云悉歸空寂倒置之類妄執是非於重立道中橫起分別何異乎肝生本同一

體也楚越迢迢相去數千而於一體之中起數千之遠異見之徒例皆如是也

自其同者

視之萬物皆一也

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

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

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

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己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

玄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

是無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懼

疏

若夫玄通之士浩然大觀二儀萬物一指一馬

故能忘懷任物大順群生然同者見其同異者見其異至論衆妙之境非異亦非同也

夫若

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宜生於不冝者也無美無惡則

德充符五

無不冝無不冝

故忘其冝也

疏

耳目之冝冝於聲色者也且凡情分別耽滯聲色故有冝與不

冝可與不可而王駘混同萬物冥一死

而遊心乎

德之和

都忘冝故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知者亦未聞也故放

心於道德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

疏

既而混同萬物不知耳目之冝故能遊道德之

鄉放任乎至道之境者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

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

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蛻然無係立同彼我以死生

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第其心也

疏

物視猶視物也

王駘一於死生均於彼我生為我時不見其得死為我順不見其喪覩視萬物混而一之故雖兀足視之

如遺土者也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

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

疏

彼王駘也謂王駘修善修己猶用

得其心以

其心

嫌未能遺心而自得

疏

嫌王駘不能忘懷任致猶用

無慮忘知忘覺死灰槁木泊爾無情措之於方寸之間起之於視聽之表同二儀之覆載順三光以照燭

混塵穢而不撓其神履窮塞而不忤其慮不得為得而得在於無得斯得之矣若以心知之術而得之者

非真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夫得其常心平往者

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遇故常使物就之

疏

最聚也若能虛忘乎淡得真常之心者固當和

光匿耀不殊於俗豈可獨異於物使眾歸之者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

水而鑑於止水

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眾眾自歸之豈

引物使從已耶

疏

鑑照也夫止水所以留鑑者為其澄清故也王駘所以聚眾者為其凝寂故也

止水本無情於鑑物物自照之王駘豈有意於招携而眾自來歸湊者也

唯止能止

眾止

動而為之則不能居眾物之止

疏

唯獨也唯止是水本凝湛能止是留停鑑人眾

止是物來臨照亦猶王駘猶懷虛寂故能容止群生由是功能所以為眾歸聚也

受命於

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

故能為眾木之傑耳
非能為而得之也

疏

凡厥草木皆資厚地至於稟質堅勁隆冬不凋者在

松柏通季四序常保青全受氣自爾
非關指意王駘聚眾其義亦然也

受命於天

唯舜獨也正

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有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

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
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

疏

人

三才受命蒼昊圓首方足其類極多至如挺氣正真
獨有虞舜豈由役意直置自然王駘合道其義亦爾

郭注曰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人者但人頭在
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不為上首

呼木為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
食下首下首草木也傍首蟲獸也

幸能正生以

正眾生

幸自能正耳非
為正以正之

疏

受氣上立能正生道也
非由用意幸率自然既

能正己復能正物正己正物自利利他內外行圓名
為大聖虞舜既爾王駘亦然而舜受讓入故為標的

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

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

是非能遺名而無不任疏徵成也信也天子六軍諸侯三軍

守善始之心信成令終之節內懷不懼之志外顯勇
猛之姿既而直入九軍以求名位尚能伏心要譽忘

死忘生何況王駘體道之狀列在下文也而况官天地府萬物冥然

無不綱維二儀曰官天地苞藏宇宙曰府萬物體也夫勇士入軍直要名位猶能不顧身命忘

於生死而况官府兩儀混同直寓六骸所謂疏逆旅

萬物視死如生不亦宜乎

大七十五 疏二 四十六 大聖集

寓寄也六骸謂身首四肢也王駘體一身非實達萬有皆真故能混塵穢於俗中寄精神於形內直置暫

遇而已豈

象耳目

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

疏

象似也和光同塵似

用耳目非須也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與知

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者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

疏

知一

智也所知境也能知之智照所知之境境智冥會能無所差故知與不知通而為一雖復迹理物化而心

未嘗見死者也豈容有全兀於其間哉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

從是也

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

疏

彼王駘者豈復簡擇良日而登昇玄道蓋不然乎直置虛淡忘懷而會之也至人無心止水留

鑑而世間虛假之
人由是而從之也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其恬

漢故全也
疏
唯彼王駘冥真合道虛假之物
自來歸之彼且何曾以為己務
申徒嘉

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疏
姓申徒名嘉鄭之賢人兀者也姓公孫名僑字
子產鄭之賢大夫也伯昏無人師者之嘉號也

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韜光若闇洞忘物我故曰
伯昏無人子產申徒俱學玄道雖復出處殊隔而同

師伯昏故寄此三人
以彰德充之義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

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羞與則
疏
子產執政

當塗榮華富貴申徒稟形殘兀無復容儀子產雖學
伯昏未能忘遣猶存寵辱耻見形殘故預相檢約令

其必不並已也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

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而質

問之欲使必不並已 **疏** 子產存榮辱之意申徒志貴賤之心前雖有言都不采領所以居則共堂

坐還同席公孫見其如此故質而問之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

齊執政乎 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 **疏** 違

也夫出處異塗貴賤殊致我秉執朝政便為貴人 申汝乃卑賤形殘應殊敬我不能遜讓翻欲齊已也

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此論德之處
非計位也

疏

先生伯昏也先生道門深明衆妙混同榮辱齊一死生定以執政自

多必如此耶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其笑

矜悅在位欲處物先

疏

汝猶悅愛榮華矜誇政事推人於後欲處物先意見如斯何名學道

聞

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

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

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事明師而鄙吝之心

猶未去乃真過也

疏

鑑鏡也夫鏡明則塵垢不止止則非明照也亦猶久與賢人居則無過若

有過則非賢哲今子之所取可重可大者先生之道也而先生之道退己虛忘子乃自矜深乖妙旨而出

言如是豈非過乎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若是形殘

猶與

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言不自顧省而

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

疏

反猶復也言申徒形殘如是而

不自知乃欲將我並驅可謂與堯爭善子雖有德何足在言以德補殘猶未平復也

申徒嘉

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多自陳其過狀以己為不

當亡者衆也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默然知過自以為應

死者少也

疏

夫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己無愆不合當亡如此之人世間甚多不顯過狀將罪歸

己謂己之過不合存生如此之人世間寡少鄭子產奢侈矜伐於義亦然者也

知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疏

若順也夫

素質形殘稟之天命雖有知計無如之何唯當安而順之則所造皆適自非盛德其孰能然

遊

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

者命也

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

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所遇而不知命之自尔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然多己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率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情性知能尔所有者尔所無者尔所為者尔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

失者也。其矢所及謂之穀中言也。**疏** 羿堯時善射者也。其矢所及謂之穀中言也。羿善射，矢不虛發，穀中之地必被殘傷，無

問鳥獸罕獲免者，偶然得免，乃關天命，免與不免，非由工拙，自不遺形，忘智皆遊於羿之穀中，是知申徒

兀足忽遭羿之一箭，子產形全中地，人以其全，偶然獲免，既非人事，故不足自多矣。

足笑吾不全，是者多矣。皆不知命而有斯笑矣。**我怫**

然而怒。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不知命也。**疏** 怫然暴戾之心也，人不知天命，妄計

虧全，况已形好，嗤彼殘兀如此之人，其流甚眾，而忿其無知，怫然暴怒，瞋忿他人，斯又未知命也。

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

之怒而復常。**疏** 往伯昏之所，稟不言之教，則不知先

德充符五

生之洗我以善邪

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為能自反邪斯自忘

形而遺

疏

既適師門入於虛室廢弃忿怒反覆尋常不知師以善水洗滌我心為是我之

性情自反覆進退尋責莫測所由斯又忘於學心遺其係累

吾與夫子遊十

九季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忘形故也

疏

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窮陰陽之妙要極至理之精微既其遺智忘形豈覺我之殘兀

今子

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

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

外好豈不過哉

疏

郭注云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交豈

不過哉此注意更不勞別釋也子產斃然改容更貌曰子

无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疏斃然驚慚貌也子產未能忘懷遣欲多在物先既被

譏嫌方懷驚悚改矜誇之貌更醜惡之容悟知己至不用稱說者也魯有兀者叔

山無趾踵見仲尼踵頻也疏叔山字也踵頻也殘兀之人居

於魯國雖遭刑足猶有學心所以接踵頻來尋師訪道既無足趾因以為其名也仲尼曰

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

矣疏子之修身不能謹慎犯於憲綱前已遭官患難艱辛形殘若此今來請益何所逮耶无

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

德充符五

亡足

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

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

今吾來也

猶有尊足者存

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吾

是以務全之也

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

疏

無趾交遊恭謹

重德輕身唯欲務借聲名不知務全生道所以觸犯憲章遭斯殘兀形雖虧損其德猶存是故頻煩追討務全道德以德比形故言尊足者存存者在也夫天無不覆地無

不載

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

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吾以夫子為天

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

疏

夫天地亭毒覆載無偏而聖人德合二儀固當弘普不弃盛知夫子尚不捨形殘善救之心豈

其如是也

孔子曰上則陋矣

疏

仲尼所陳不過聖跡無趾請學

務其全生答淺問深足成鄙陋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

所聞無趾出

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

疏

夫子無趾也胡何也仲尼自覺

鄙陋情實多慚故屈無趾令其入室語說所聞方內之道既而蘧廬久處芻狗再陳無趾惡聞故默然而

也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

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

人乎

全德者生便忘生

疏

勉勗勵也夫無趾殘兀尚寔全生補其虧殘悔其前行况

賢人君子形德兩全生便忘生德充於內者也門人之類宜勗之焉

無趾語老聃

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

以學子為

怪其方復學於老聃

疏

實實恭勤貌也夫立德之人窮理極妙志

言絕學率性生知而仲尼執滯文字專行聖跡實實勤敬問禮老君以汝格量故知其未如至人也學子

何為者也彼且斲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

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

夫無心者人學亦學

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

効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己之桎梏也

疏

蘄求也諛詭猶竒譎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即今之桎械也彼之仲尼行於聖跡所學竒譎怪

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之名不知方外體道至人用此聲教為己枷鎖也 **老聃曰胡**

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

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欲以真理冥之

冀其無跡

疏

無趾前見仲尼談講之日何不使孔亡忘於仁義混同生死齊一是非條貫既融則

是帝之縣解豈非釋其枷鎖解其桎械也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

解

今仲左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

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

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

疏

仲左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刪詩書定

禮樂窮陳蔡圍商周執於仁義遭斯戮耻亦猶行則影從言則響隨自然之勢必至之宜也是以陳迹既

興疵釁斯起欲不困弊其可得乎故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

左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也惡醜

疏

惡醜

也言衛國有人形容醜陋內德充滿為物所歸而哀駘是醜貌因以為名

丈夫與之

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

母曰與為一人妻室為夫子妾者十數而

未止也 **疏** 妻者齊也言其位齊於夫妾者接也適可接事君子哀駘才全德滿為物

歸依大順群生物忘其醜遂使丈夫與同處戀仰不能捨去婦人美其才德競請為其媵妾十數未止明

其慕義者多不為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

和人而已矣 **疏** 滅迹匿端謙居物後直置應和而已未嘗誘引先唱 无

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疏** 明物不由權勢而往 夫

君者必能赦過宥罪恤死護生駘它窮為匹夫位无非南面無權無勢可以濟人明其懷人不由威力 无

聚祿以望人之腹 **疏** 明非求夫儲積倉廩招食而往 迎士眾歸湊本

希飽腹而駘它既無聚祿何以又以致人明其慕義非由食往也又以惡駘天下

明不以形美故往疏駘它形容異常鄙陋論其醜惡和而

不唱非招而致之疏譬幽谷之響直而無心既不以言說招攜非由先物而唱者也

知不出乎四域不役思於分外疏域分也忘心遣智率性任真未曾役

思運懷緣於四方分外地且而雌雄合乎前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

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林藪疏雌雄禽獸之類也夫才全之士與物同波人無害物

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鳥與獸且群聚於前也是必有異乎人者

也疏一無權勢二無利祿三無色貌四無言說五無知慮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駘它為眾

九三
歸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而驗固異於常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

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

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

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

疏既聞

有異故命召看之形容醜陋果驚駭於天下共其同處不過二旬觀其為人察其意趣心神凝淡似覺深

也遠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无宰寡

人傳國焉

委之以國政

疏

日月既久漬鍊弥深是以共處一年情相委信而國

無良宰治道未弘庶屈賢人傳於國政者也

悶然而後應

寵辱不足以驚其神

疏

悶然而後應不覺之容亦是虛淡之貌既無情於利祿豈有意於榮華故同彼世人悶然而應

之也 汜若而辭人辭亦辭

疏

汜若者是無的當不係之貌也雖無驚於寵辱

亦乃同塵以遜讓故汜然常人辭亦辭也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

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

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疏**

愧慙也卒終也幾何俄頃也卹憂也寡人是五等之謙稱也既見良人汜然虛淡中心愧醜戀慕殷勤終

欲與之國政屈為卿輔俄頃之間逃遁而去喪失賢宰實懷憂卹情之恍惚若有遺亡雖君魯邦曾無歡

樂來喜去憂感動如此何人何術一至於斯

仲尼曰亡也嘗使於

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

食乳也少

一以九 疏二 五五

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

類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者比於赤

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

類苟亡雖則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 **疏** 哀公陳已心迹以問孔子孔子以豚子為譬以

荅哀公上曾領門徒遊行楚地適見豚子飲其死母之乳眴目之頃少時之間棄其死母皆散而走不見

已類所以為然故郭注云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以况哀公素無才德

非是已類棄捨而去駘它才德既全於赤子物之親愛固是其宜矣 **所愛其母者**

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使形者才德也 **疏**

德充符五

郭注云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也豚
子愛母愛其精神人慕駘它慕其才德者也 **戰而**

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翬資
也戰而死者

無武也翬將安施
則者之履无為愛之
所愛履者為足故耳

皆无其本矣
足武為本
䟽
王為之或云周公

作也其形似方扇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翬資是知翬者武之所資履者足之所

使用形者神之所使無足履無所用無武則翬無所資無神則形無所愛然翬履以足武為本形貌以才

德為原二者無本故並無用也
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

穿耳
全其形也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傷

其形夫帝王宮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
疏匹夫娶妻停於外務使役驅馳慮虧其色此

重舉譬以况全才也**形全猶足以為爾**採擇嬪御及燕

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而况全德之人**

乎德全而物愛之宜矣**疏**爾然也夫形之全具尚能降真人

郭注去德全而物愛之宜矣哉**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

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疏**夫親由績彰信藉言顯今駘它未至

言說而已遭委信本無功績而付託實親遂使魯侯
虛襟授其朝政卑已遜讓唯恐不受如是之人必當

德充符五

才智全具而推功於物故德不形見之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疏

前雖標舉於義未彰故發此疑庶希後答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

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

事之變命之行也

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

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而自當矣

疏

夫二儀雖大萬物雖多人生所遇適在於是故前之八對並是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而留

之不停推之不去安排任化所遇所適自非德充之士其孰能然此則仲尼答哀公才全之義

曰

夜相代乎前

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

之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

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

柰之何哉

疏

夫命行事變其速如馳代謝遷流不捨晝夜一前一後反覆循環雖有至知不能測

度豈復在新戀故在終規始哉蓋不然也唯當隨變任化則無往而不逍遙也故不足以

滑和

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

疏

滑亂

也雖復事變命遷而隨形任化淡然自若不亂於中和之道也

不可入於靈府

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疏

靈府者精神之宅所謂心也經

寒涉暑治亂千變萬化與物俱往未當槩意豈復關心耶

使之和豫通而

不失於兌

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間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

疏

兌徧悅也

體窮通達生死遂使所遇和樂中心逸豫經涉夷險兌然自得

使日夜

无卻

泯然常任之

疏

卻間也駘它流轉日夜不停心心相係亦無間斷也

而

與物為春

羣生之所賴也

疏

慈照有生恩霑動植與物仁惠事等青春

是

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順四時而俱化

疏

是者指斥以前事也

才全之人接濟群品生長萬物應赴順時無心之心逗機而照者也

是之謂才全

疏

摠結以前是才全之義也

何謂德不形

疏

已領才全未悟德不

形義更相發問
庶聞後旨也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天下之平莫盛

於停

疏

停止也而天下均平莫盛於止水故上文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此舉為

譬以彰德不
形義故也

其可以為法也

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

內

保之而外不蕩也

內保其明外無情偽立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

平而行
其法也

疏

夫水性澄清鑒照於物大匠雖巧非水不平故能保守其明而不波蕩者可以

軌徹工人洞鑒妍醜也故下文云水平中準大匠取則焉况至人真真合道和光利物模楷蒼生動而常寂

故云內保之而
外不蕩者也

德者成和之脩也

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

德也

疏

夫成於庶事和於萬物者非盛德孰能之哉必也先須脩身立行後始可成事和物之德

以和而我不喪者
方可謂之德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
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

夫明齊日月而
歸明於昧功侔

造化而歸功於物者也德之不形也是以含德之哀
厚比於赤子天下樂推而不厭斯物不離之者也

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

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

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

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

也德友而已矣

聞德克之風者雖復哀公
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

疏

姓閔名損字子騫宣左門人在四科之數甚有孝德魯人也異日猶它日也南面君位也初始未悟矜於魯君執持綱紀憂於兆庶養育教誨恐其夭死用斯治術為至美至通今聞左父言談且陳才德之義魯侯悟解方覺前非至通憂死之言更成虛幻執紀南面之大都無寔錄於是隳肢體黜聰明遺尊卑忘爵位觀魯邦若蝸角視已形如隙影友仲左以全道德禮司寇以異君臣故知莊老之談其風清遠德充之美一至

闔跂支離無朕說衛靈公靈公

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瓦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

疏

闔曲也謂孿曲企腫而行脰脰也謂支體坼裂偃

僂殘病復無脣也。耵盆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也。而支離殘病企腫而行，瘤癭之病大如盆甕。此二人者窮天地之陋而俱能忘形，建德體道，談玄遂使齊衛兩君欽風愛悅，美其盛德，不覺病醜。顧視全人之頸，翻小而自肩肩者，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其德長於

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

疏

大癭支離道德長遠，遂使人使齊侯衛主忘其形惡。

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

乃誠忘也。

疏

誠實也。所忘形也，不忘德也。忘形易而忘德難也。故謂形為所忘，德為不忘也。不忘

形而忘德者，此乃真實志斯德不形之義也。

故聖人有所遊。

遊於自得之場。

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

疏

物我雙遣形德兩忘故放任乎變化之場遨遊於至虛之域也

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此四者自

然相生其理已具

疏

夫至入道邁三清而神遊六合故蘊智以救殃孽約束以檢散心樹德以

接蒼生工巧以利群品此之四事九類有之大聖慈救同塵順物也

聖人不謀惡

用知不斷惡用膠无喪惡用德不貨惡

用商

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

疏

惡何也至人不殃孽謀謨何用智惠不散

亂彫斲何用膠固本不喪道用德何為不貴難得之貨無勞商賈祇為和光和物是故有之者也

四

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

言自然而稟之

疏

鬻食

也食稟也天自然也以前四事蒼生有之稟
自天然各率其性聖人順之故無所用已也
既受

食於天又惡用人
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
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

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
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

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九
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
疏稟之自
然各有

定分何須分外添足人情
違天任人故至悔者也
有人之形視其形
貌若人**无**

今之情掘若槁
木之枝
疏聖人同塵在世有生處之形
容體道虛忘無是非之情慮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類聚群分
自然之道
疏和光混
跡群聚

世間此解
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
情

故付之

疏

譬彼靈真絕無性識既忘物我於物也何有是非此解無人之情故也

眇乎

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形貌若人

疏

屬係也跡閔器俗形係人

群與物不殊故稱眇小也此結有人之形耳

警言乎大哉獨成其天

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

疏

警高大貌也警然大

教萬境都忘智德高深凝照宏遠故歎美大人獨成自然之至此結無人之情也

惠子謂

莊子曰人故无情乎

疏

前文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惠施引

此語來質疑莊子所言人者必固無情慮乎然莊惠二賢並遊心方外故常稟而為論端

莊子

曰然

疏 然如是也許其所問故荅云然

惠子曰人而無情

何以謂之人

疏

若無情智何名為人此是惠施進責之辭問於莊子

莊

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

人

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

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

賢聖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聵

及鷄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

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

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

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

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

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疏

惡何也虛通之

道為之相貌自然之理遺其形質形貌具有何得

不謂之人且形之將貌蓋亦不殊道與自然互其文

耳欲顯明斯義故重言之也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

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

疏 既名為人理懷情慮若無情識何得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

貌之非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以是非為情則無是

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疏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惡憎嫌等也若

無是無非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

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疏**莊子所謂

无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止言不以好惡緣慮分外遂成性而內理其身者也何則蘊虛照之智無情之情

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止於當也**疏**因任自然之理

以此為常止於所稟之涯不知生分所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

其身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疏若不資益生道何得有此身乎未解生之自生理之

者也自足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

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 疏道與形貌生理已足但 无以好當任之無勞措意也

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 疏還將

益以酬後問也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

樹而吟據槁梧而暝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

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 疏槁梧夾膝几也惠子未遺

筌蹄耽內名理踈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談說是以形勞心倦疲怠而瞑者也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言九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據

悟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况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皆

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疏** 選授也鳴言說也自然之道授與汝形夭壽妍醜其理已

定無勞措意分外益生而子稟性聰明辨析明理執持已德炫耀眾人亦何異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

馬非馬堅守斯論以此自多信有其言而無其實能伏眾人之口不能伏眾人之心今子分外誇談即是

斯之類也良平未補主之自主野之未則主之自

南華真經注疏卷二不益生何心

德充符五